



清儒學案

世章



□ 12
3276
65



清儒學案卷一百三十六

安吳學案

天津徐世昌

嘉慶以還士人始昌言經濟之學期於有裨實用慎伯於
農禮刑兵河漕鹽諸政博訪精研持之有故而於攷據詞
章亦能探其源而洞其意誠可謂豪傑之士矣述安吳學
案

包先生世臣

包世臣字慎伯涇縣人嘉慶戊辰舉人官江西新喻知縣因劾
去官先生少習毛鄭氏詩鄭氏禮工詞章繼而喜兵家言善經
濟之學朱文正巡撫安徽召至署詢練鄉兵安江賊事宜明亮
爲川楚左參贊使治戎事發奇謀不見用遂歸游江淮僑居金

陵布衣翛然江省督撫遇大兵大荒河漕鹽諸鉅政無不屈節
咨詢雖有用有不用而其言皆足傳於後先生之造詣得於學
者半得於問者亦半雖舟子輿人樵夫漁師罪隸退卒行腳僧
道邂逅之間必導之使言是者識之否者不加辨駁懼其不盡
也其論學也依於正士心殖民生其論治也不爲己甚歸於平
易近人潛移默運不駭眾而民實受其賜咸豐三年卒年七十
九著有中衢一勺七卷藝舟雙楫九卷管情三義八卷齊民四
術十二卷總名安吳四種

參史傳

中衢一勺

自序

敘曰河漕鹽三事非天下之大政也又非政之難舉者也而人
人以爲大人人以爲難余是以不能已於言也漕難於鹽河難

於漕事難則言之宜詳余是以不能已於言而於河言之尤多
者也然余有所不能已而言河言漕言鹽其書脫手流布傳寫
者既苦錯誤又或以意竄改至異事實然以是被聲聞矣然以
是遭唇齒矣而皆非余作書之意也余少小見官民相爭必於
漕而無以已之嘉慶七年游海上比物察情以爲舉海運則公
費大省而官之困於丁與民之困於官者可以小紓而無藉以
成其說值八年衡家樓河決穿運得達於蘇撫卒不見行乃作
海運南漕議以爲私書十三年江督請帑六百萬大修汰黃隄
援東河成案以什六歸濱河之鳳泗徐淮揚海六府州分十年
攤徵歸款予以鳳徐諸郡邑民瘠而危數爲變南河例無攤徵
似難奉行又正料爲根本至計

南河舊以派廳蕩料爲正料各
廳領價自購爲購料故有移正
作購參案近則名葦稽爲正料與纜概名雜料者對舉而蕩料
餘方俱由庫道作收支料變爲紙幾如會子然黍稽仍名稽料

是惡害去籍之未盡者葦蕩左右營南河之天府也近乃專以購價啖工

庫貯猶言額支

員庫貯倍蓰係南河名目而工仍無料區脫視蕩徒稱餉細

乃爲籌河芻言明經費之無假外求冀當路之或牖其衷也故相國覺羅長文敏公戴文端公持節視南河見其書遂得罷攤徵之議而采用接築長隄接長蓋壩之策文端以籌蕩非奉使所及事而心以爲善文敏嘆釐淤爲經久碩畫以江督係其姻婭授本使自奏行之既久不報文敏遂面陳其略奉旨飭江督仿靳輔遺法自籌治河費一切開例商捐課程諸說皆不許在籌議之內江督卒以每食鹽一斤增河費三釐具覆蘆浙閩粵之離賈并因緣爲奸以病齊民矣而河事愈亟乃爲策河四略以俟能者十六年故節相百文敏公以臺長出督兩江在都得芻言四略二書首舉蓋壩有成效語在郭君傳遂并舉接隄籌

蕩其籌蕩章程雖出余手而發行於十月爲時已緩又未能先委十萬是以不獲符前說止增采餘柴四百三十萬束浮於原定正額過倍而已而工員奉派正料垛數已爲四五十年來所未聞見慮嗣後蕩事益治遂停購價謗語滋起文敏以籌蕩之故知釐淤事必可行頗欲究其說左右見文敏意在修好乃巧爲謠詠以尼之工員乘機并翻籌蕩之局司事者既獲重咎共幸蕩事可已而廟謨獨斷飭仍核實妥辦事得不廢道光紀年以後河勢復否而奇險疊見卒保安瀾者垂裕遠而正料足也十八年豫東之役故工部尙書蘇公得芻言知釐淤事未舉遂於籌議經費案內列款入告奉敕交文敏文敏深忿不自己出所親承望風指減淤數以薄其功欲蘇公舛余言而亦無不藉致富貴矣故南督黎襄勤公十六年春初擢淮海道卽購二書

珍爲祕錄演其說與河督爭堵倪家灘以知名繼識余就問書
旨尤詳具機要多取裁決焉十七年春襄勤建議守倪家灘格
隄余以如議則大隄必潰沮壞全局駁正其事始有隙是秋超
升爲督仍力舉束水對壩課柳株驗土埽稽柴牛減漕規南河例價
名目請移束禦兩壩一切依二書所言雖移壩不得請而灘柳茂
密土料如林工段修潔河身深鬯錢糧節省者過半秩秩改觀
矣徒以誤荆圉堰構險驚心遂使志出苟完計專救敗而救敗
尤非上游則以虎山腰減汎水而歸墟于周橋下游則聽葉家
社旁洩不復自守前說束水壩尋亦罷廢襄勤之言曰黃漲非
人力所能禦鑿山腰以減之無刷塌之虞而有化險爲平之妙
余見其議雖成而事尙未舉恃舊德以諍之曰黃以無溜爲至
險攻大埽不與焉湖以淤底爲至險擊石工不與焉閣下謂減

黃入湖爲化險爲平黃緩湖高吾坐見其積平成險也兩險交
至其禍甚烈閣下意在及身然或未能以憂患貽後人已自圉
堰病發襄勤常恥見紕語在雜記上及以危言論山腰尤啣之
自是爲水火矣會東河屢決藉以少安馬雖并合河歸南境經
行一載之後交汎則清河安東阜寧三縣所轄河長且二百里
水勢常平隄而中泓無溜襄勤憂悴不知所爲惟力疾奔走遂
以道光四年春病瘵卒官而後人智同賓雀無覩敗徵不數月
高堰竟決余目擊鉅艱乃作漆室答問以發因敗爲功之機而
當路莫能采錄者於是運道大梗相國英公據余議爲海運之
請而奉行依違委任胥僮上海商民被擾蓋略與清江之撥船
運夫等矣未幾沮海運者皆敗余意事在決行乃爲海運十宜
以布之良以藿食思深決策廿載之前天時人事迫歸一術誠

不忍見其或有得失使噍噍滕口說以疑眾墮成而汲江嗟其無及食葵憂其告匱也夫親見子雲古人所嘆鳬鵠來遠物理所珍昨聞東督張公請集羣議有自謂無及成於六德之風聖明嗟賞飭行所奏稽其摺稱汎到旁午霜後宴息徒知言防莫事求治又謂南河多分洩而致受淤以及築做對壩束水數事則主於問河事優劣說壩而雜取郭君傳四略以爲說至云用靳輔爬沙船是未見辨南河傳說之書也書不盡言言不盡意張公卽盡見其書庸遽盡其意乎郢書治燕周官亂宋夫豈一槩而已或者曰君子之思不出位吾子少稟殊資弱不好弄攀躋羸劉鞭笞唐宋千名未聞羅隱一命不沾李白孺仲之子蓬頭仲晦之母糲食食貧而處脂不潤居卑而名津匿跡先憂後樂矢口嚶嚶自爲則已早爲人則已勞舍田芸田母乃病乎余

曰造車合轍匠氏之方也明齊知類雅儒之行也古之爲河爲漕爲鹽而善者治其事而後蒼黃趨蹶貿貿以從之耶抑其事素立也手無斧柯則待其人亦濟世利物也雖勞何病或又曰陰用其言陽棄其身雖有功而不究吾子得此於諸公也屢矣況不乏下石焉者乎何吾子之不悔而無戒心也余曰眾建諸侯而少其力賈生發策而收功於主父偃王文成踵其術以從思田之役功施到今賈生藉免術疎之誚於後世幸矣諸公有採余言以効功當世者余之幸較賈生爲大且君子立言非以爲市也而何悔乎古之以言獲禍者皆傾危不詭於中余言所知能主利濟者取則焉又何戒之有然而利害倚伏相待以發惠以養老蹠以黏牡同是飴之見也故余議海運將以紓民困也今海運已舉官不受丁困矣而其所受之困雖不至如丁之

清儒學案卷一百三十六
甚而事加先是民未困於官而官先困也官既先困則民之繼困當益甚是余說之反也此之不能不戒也故校錄諸書附記更歷以餉有心三事者題曰中衢一勺爲其不足以言尊也夫設尊於衢飲者自斟酌之然或飲之而過節與性不宜飲則皆足以致病然以有致病者而徹其尊則必有求飲而不得者已是必如黔敖要於路而自飲之耶然有不食嗟來者則速其死再三求處於无咎之地而不得是亦未可以不悔也

答友人問河事優劣

近世言河者必歸之天幸天幸者一年遇值雨雪稀少而已人事果至雖遇異漲而可必其無患是故河臣以能知長河深淺寬窄者爲上能明錢糧者次之重用武職者又次之其侈言工程袒護廳員者大抵工爲冒銷納賄而已河水濁而流激濁則

善淤激則善回是以南岸坐灣則北岸頂溜中間平流則淤淺無泓坐灣頂溜之處非大隄所能抵禦廂做埽工隨溜斜下溜勢偶改各灣同變節節生工耗費無算是故自潘氏之後莫能言治河者其善者防之而已夫水德旺于冬歸槽之後其質已清其流更駛又土性溫酥易刷水勢淺落易制以壩導溜逐漸減工工減則險減是故能言治河者用心力於霜後及汛至則恬然如無事者心有真識而事皆預立故也今河員無尊卑皆汛至而奔馳旁午霜後則羣居安坐撈蒲宴樂舛矣河工每日有水報云每日誌椿存水若干丈尺寸比昨日消長若干比上年今日消長若干比上年某日盛漲消長若干而河底之深淺隄面之高下間之司河事者莫能知其數報有誌椿存水之文測量實水則與報文懸殊問之司河事者莫能言其故如彼所

爲宜其歸之天幸也夫水之行也常半於驛上游驟漲之文已至心計下游河身是否能容沿途料土是否無缺某日當水至某日當水消一心運籌千里合節此非可幸致而飾說也余前客百文敏署擬改水報式以高深相乘通札遵辦河員心疑出余手俟余他去乃稟請所以改式之故文敏無以應遂聽仍舊盛業中沮良可惜矣其明於錢糧者知分釐皆百姓膏血求水勢致病之源用力少而成功多使河底日深不能減工而能減險靳齊白高皆其選也其重任武職者能守舊例以文職主支收其估計做造則皆歸於武職故將估春工而道核之營做埽段而廳察之武職之小而要者曰當家效用料物到工須當家效用出結動用料物須當家效用逐日開摺通報雖不能盡實然較之近來由廳員事後做帳則大不侔已蘭康在南河猶有

可稱者此也蓋武職局面窄而膽小偶有錯誤立加棍責文職局面寬而膽大卽有敗露尙可彌縫大吏以武職率多蠢直文職工於趨承專任文職遂至營汎不過供廳員之指揮奔走不敢與聞工帳而河臣之奏單題估題銷部臣莫知將三者逐細核對是否脗合一任部胥需索銷費而通工又創爲浮冒罪小節省失大之邪說以熒惑遠近然而溯查統計凡錢糧節省之時河必稍安錢糧糜費之時河必多事工拙之效智愚共見蓋糜費之時必各工並舉而無一歸實上最苞苴下賢篋篋隄加而河身隨之並高工生而水勢因之更險引盜入室隳敗爲期防之不能尙安望其治哉

庚辰雜著五

鹽法以兩淮爲大請言兩淮而以類推之說者皆謂私梟充斥

阻壞官引遂以緝私梟爲治鹽之要此下策也兩淮鹽境西盡兩湖北至河南之歸陳光而東下盡徐州南自江寧沿江上盡江西之域幅員六省綱食百六十八萬引俱計口定額今戶口之增無算而每年常絀銷三五十萬引則私暢官滯之說似矣然私有十一種梟私特其一二而爲數至少近時正引節次加斤至三百六十四斤而淮南捆至五六百斤淮北且及倍此官商夾帶之私也官鹽船戶自帶私鹽沿途銷售者船私也灌安襄荊鄖者潞私也灌宜昌者川私也灌寶永者粵西私也灌吉建者粵東與閩私也灌歸陳者蘆私也灌饒州寧國者浙私也回空糧艘夾帶以灌江廣腹內者漕私也又有各口岸商巡捕獲私鹽入店名曰功鹽作官售賣而不遵例按斤配引輸課者功私也其潞蘆粵東西閩浙之私皆鄰境官商轉賣越境之鹽

漕私亦買自天津公口岸及淮南之江甘總惟潞私有梟販夾雜其中而川私與淮北鳳潁泗之私爲梟徒自販耳官船舊時受載大者三千引小者亦千餘引每引水腳銀一兩一年受載兩三次故船戶不俟爲奸而自足今船一載需年半乃能回空而船式如舊大船才受七八百引小者三四百引水腳如舊而埠頭之抽分較前四倍船戶所剩以酬商夥商廝而猶不足約計造一船之費五六千兩每年須歸船主官利銀千餘每船舵水數十人辛食之費并蓬纜油索每年又需千餘計年半非得銀四千兩則不能償本皆取給于賣私官商夾帶加斤十已浮四益以船私比水程所載引數不啻過倍官船與私梟皆集儀徵儀徵改捆之所婦女埽其腳鹽已數儀民之食而大小官吏皆指老虎頸爲私窩百計設禁而不知其去路知者以爲言卽

獲咎于商而爲大吏所不容掩耳盜鈴事同兒戲竈戶燒鹽侍
與場商而場商于停煎之時舉錢濟竈比及旺煎以大桶中其
鹽重利收其債竈戶交鹽而不得值非透私則無以爲生故商
私之鹽本則浮取于大桶水腳則隱射于水程又無官課故有
識之士爲之說曰鹽暢而引滯商贏而課絀然官引到岸先賣
商私而船私則賣於中途又在商私之前課既甚絀鹽官不能
不誅求于商贏者終歸于絀暢者終歸于滯病勢相因莫洞其
源而皆曰緝私甚者則釀巨案否亦徒增官費而無成效故曰
下策善治鹽者有上中二策中策有二一日稽查火伏一日烙
驗官船場官有火伏簿扇以查竈煎之數竈有定額一竈一日
夜煎鹽一鐵有定斤名曰火伏嚴禁大桶重利飭竈戶所有之
鹽場商盡數收買則梟徒無所得鹽而私之源清矣運官鹽必

以官船律有明文官先按船編號排甲量其載之所勝烙于船
而注于冊載不及九分則不准開行而私之委清矣革除埠頭
浮費而于口岸建鹽倉船至卽卸鹽上倉不過兩月船自載米
煤等物順流而下船得倍利並以便民是雖不足杜越境之私
而官商旣不能賣無引之鹽又不能使船戶帶私以代水腳梟
徒無從得鹽則眾自解散是亦可以提行溢課而無滯絀之憂
矣若夫上策則裁撤大小管鹽官役唯留運司管錢糧場大使
管竈戶不立商垣不分畛域通核現行鹽課每斤定數若干各
處雖難畫一斷不可致懸殊仿現行鐵硝之例聽商販領本地
州縣印照赴場官挂號繳課買鹽州縣發照後一面具詳運司
查核則場官不能乾沒正課而運司與場員俱有平餘州縣亦
藉鹽照紙硃之費津貼辦公長江大河轉輸迅速民間鹽價必

減于今十之五六而私鹽十一種皆輸官課課入必數倍于今
梟徒化爲小販不至失業爲盜賊以擾害閭閻撥出現行課額
仍歸正供酌提盈餘增翰詹科道部院司員之養廉略如同通
使京職不爲債累而外放取償于所屬衝繁州縣量設公費使
廉吏可以不浮取于民而無賠累是一舉而公私皆得眾美畢
具千年府海之陋一朝盡革六馬朽索之凜萬世無虞者矣
蓺舟雙楫

書毛詩關雎序後

序詩者序關雎通言詩之體用曰四始曰六義體爲作詩之本
用爲作詩之法四始體也六義用也故關雎序以始始之以義
終之而學者罕能通其說蓋一誤於史記述夫子正樂之次因
舉關雎之亂以爲風始而以鹿鳴文王清廟爲雅頌始者配爲

四後儒遂援爲四始之正訓一誤於以風雅頌爲體裁之名使
六義止存三而三經三緯之陋說以起按序言后妃之德風之
始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又申之曰風風也教也風以動之教
以化之者明未有關雎之詩先有后妃之德先王所以能風動
天下者以后妃之德實始之故曰風之始又以詩之用於刺者
多或致疑風之不盡關乎德化故曰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
而復說之曰止乎禮義先王之澤明風仍自上行也是故一國
之事繫一人之本者風之始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者雅之
始人君以盛德致成功而可告神明者頌之始達事變懷舊俗
吟咏性情以風其上者變之始故總而承之曰是謂四始詩之
至也鄭氏之說始曰王道興衰之所由斯爲深得序意矣是故
序言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

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非明乎四始之謂安能信詩之爲至哉序推明風義備矣至於雅則說之曰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明以正言其事爲雅之義與風之主文譎諫者殊科頌則述功德以告神是風雅頌之於詩其用與賦比興同故曰六義非體裁之名也編詩者就詩中得其義之多者而別其名然立義在詩先定名在詩後如後世賦物而名爲賦耳鄭氏於王風謂其詩不能復雅者正以詩義適當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與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者義異也崔集註本於黍離序箋增猶尊之故稱王則知譜所云故貶之者皆後人躡入爲近世黍離降爲國風之說之嚆矢矣序於關雎麟趾言化明王者以德風天下而天下自化也於鵲巢騶虞言德明諸侯被先王之教各修其德以風一國也是以正始之道王化之基二南所同而風

始獨歸關雎也序未詳說關雎而曰思得淑女憂在進賢不淫不傷者忖度后妃自微達顯而毛氏以淑女斥后妃故鄭氏破好爲和好破左右爲佐佑破哀爲衷者真能抉經心而通序說矣至於編詩者雖取風雅頌之義以名詩而六義實多互見唯關雎爲備雎鳩以物性喻德興也河洲以地勢喻境比也淑女好仇正言之雅也荇菜琴瑟鐘鼓鋪述之賦也詩人深窺后妃之用心以形容其德頌也合五義以風天下後世風也故序詩者旣推明關雎之旨復發其凡而總結之曰是關雎之義也者示爲詩之要必依義以求作者之志於文辭之外而自得之意中然則不明六義之用又烏足與言詩乎同年巴王君勣以毛詩繹義相質其說四始也以變詩儷風雅頌爲四余用豁然於數十年之疑得四於友得始於序而義從之故述新知舊聞推

論始義以著於篇

論史記六國表序

孟開曰史公序六國表先刺僭越次譏暴戾繼言其得天助據地勢而終以法後王秦豈有可法乎支離其辭意將何屬曰是史公之所觀於孔子而班氏以爲微文者也蓋全書之綱領矣孔子曰人有禮則安無禮則危安上治民莫善於禮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不能以禮讓爲國如禮何善哉史公之自敘也王道缺禮樂衰孔子修舊起廢作春秋撥亂世反之正春秋者禮義之大宗禮禁未然之前而爲用難知蓋其幼誦古文長則講業齊魯之都觀孔子之遺風觀多也史公旣不能達所學以變漢夫是以不讓周孔五百之期垂空文著興壞欲以明齊禮之化而已矣故篇首引禮文以正秦襄之僭明秦之廢禮自上始

也禮廢則必爭爭必以利戰功者利之大而爭之至極也好戰則財匱不能不專利專利則人心不附不能不嚴刑以心移爭利之身涉嚴刑之世不能不阿諛取容史公傷之曰先本絀末以禮義防於利事變多故而亦反是職是故也至推秦之德與力皆無可以并天下而當天心者謂上帝必歆其非禮之祀而助之則未敢質故言若以疑之伯夷傳之所反覆申明者仍此志也是其心憂時變而爲天下後世計者至深且切寓意六國則於漢爲無嫌危行言孫之教也秦蔑禮用暴漢不引爲殷監而循其故轍故賈生曰秦功成求得終不知反之廉節仁義轉而爲漢遺風餘俗猶尙未改高祖常稱李斯有善歸主孝文以吳公嘗學事於李斯徵爲廷尉是其舉事不非秦也然則史公謂戰國權變可頗采譏學者牽於所聞不察終始而以漢興自

蜀漢互證秦收功實之故屬事比類隱示端緒真知懼之君子
哉懼以漢因秦不變而禮教遂至廢亡也高祖素慢無禮唯能
以爵邑饒人陳平謂士之頑鈍嗜利無恥者多歸之繼以孝文
好刑名之言竇太后尙黃老之術黃老尊生尊生則畏死求不
死者必矜無外孝武不勝多欲而逐始皇之迹土木兵革無虛
日徭役繁怨讟興而算輶告緡之法見知誹謗之律相繼並作
蓋平準封禪所記其事皆昉于西時也述漢廷君臣父子之間
其慚德洵不後秦矣然秦雖遺禮義黜儒術而聖人遺化猶在
齊魯之間申公轅固生之流並廉直無所紕意及叔孫通希世
度務弟子皆爲首選公孫弘曲學阿世廣厲學官之路舉遺滋
利孔興禮造爭端至使文學掌故援春秋比輕重以求尊顯是
禮亡於通儒亡於弘也史公知化爭莫如讓紕利莫如義是故

太伯冠世家伯夷冠列傳重讓也表兩客穿孔美兩生不行書
王蠋絕吮紀田叔鉗足尙義也尙義重讓則禮殆於可興矣然
而漢廷諸臣唯賈生爲能不以卑近自囿達制治之源其言曰
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向道類非俗吏所能爲俗吏務刀筆筐
篋報簿書期會不知大禮秦俗尙告訐任刑罰今不遵秦轍是
後車又將覆也先王執勸善懲惡之政堅如金石而必曰禮云
禮云者貴絕惡於未萌以起教於微渺也孝文以爲然使草具
事儀興禮樂悉更秦法而絳灌大臣短而抑之史公悲賈生之
窮乏不止其身也故旣善其推言過秦之說復齒之屈平以明
其志所以深致憾於媚嫉壅害而爲萬世有心維持禮教者慟
也管晏之勳爛然矣史公乃推本鮑叔豔述越石凡以尙讓重
義之教必待人而後行庶幾帝臣不蔽足以黜利去爭隆禮而

興孔子之業耳相其折壺遂比於春秋爲謬自居整齊世傳非
所謂作而卒謂略以拾遺補藝成一家之言明爲百王大法非
僅一代良史而已孟堅讀之乃不得其指歸猥以爲陷刑之後
貶損當世是非頗謬於聖人史公所爲著於書首大聲疾呼非
好學深思心知其意固難爲淺見寡聞者道也

齊民四術

自序

敘曰明農之教熄久矣樊遲親炙至聖欲深究稼圃之法以安
集流亡而至聖謂民之所以流亡者由上不依於禮義信多虐
使以致之非僅農事不明之咎也蓋好禮必正其經界好義必
取民有制好信必不違農時則其民莫不敬服用情力勤所事
懷土歸業固無待上之教以稼圃也近者農民之苦劇矣爲其

上者莫不以漁奪牟侵爲務則以不知稼穡之艱難而各急子
孫之計故也僕深以爲憂故少小講求農事爲郡縣農政一書
近世人心趨末富其權加本富之上則制幣以通民財使公私
交裕實治道之宜急者農事修矣而天災流行代事也救荒之
政所宜豫慮至關樞近唯主於益上然或有新設而利民或有
仍貫而害民事異農而農之利害係焉盜臣輕於聚斂故記之
言傷已若聚斂既非以益上仍復不免於盜官吏之弊藪各半
知其藪則宜求所以塞之然而萊蕪游魚非恆情所堪則養廉
之術必出於儉有能留心民瘼著成績者是前事師也故並檢
集其書以廣農政之所極庶使已仕者有所取法而改其素行
未仕者知學古入官之不當專計筐篋以兼并農民果有能好
禮義信之君子出而爲上鄙僕爲小人則固僕所願望未見而

不敢辭者也農事不緩爲小民籌生計者得矣孟子曰人之爲道飽食煖衣逸居無教則近於禽獸孔子曰爲國以禮安上治民莫善於禮記曰君子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孟子曰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則百姓親睦鄉田同井禮之制也百姓親睦禮之行也然鄉田同井之制後世不可復而近似於此者則有保甲是宜最先科目之設千有餘載爲民擇吏而進以一日之文其法已非盡善然鄉舉里選以此日之人心士習言之斷不可行已則謹學政以教士亦在綱之說也無貴賤一古惟喪服周公作喪服一經以維持萬世之世道人心而國家編於律例之首其用意至深遠士大夫忌爲凶事置之不講則其去野人父母何算者幾何矣科目進身原其本意欲因文以見學使出學以爲治是故領於禮部以驅率天下之

人材大而封圻小而州縣什七八出於此然而決得失於一夫之目且弊端百出以壞廉恥之防於就傳挾策時推其究竟可不爲之寒心哉課績者考之始事而所係至大故首列之孔子之論士曰行己有恥士人不勉養而類充之其何以長人以教人哉至韋布下士食力小民閭閻秀異或守陳編以自淑或本至性而成文亦足以見禮教本在人心非由外鑠我者故並采錄焉語曰齊之以禮斥齊刑之政爲不足得民恥故曰刑自反此作則刑與禮固對待之具也治獄之於治民未已然萬民托命於此而撓小民生計者尤以此爲大端不必至鬻獄賣法也檣延之苦實徧閭閻居癡牀者已罕計及況士人未習吏職而計專筐篋則邪說熒之匪人比之矣至失刑之甚者一成不可變前此君子不知盡心以爲後世戒苟無紀載且何戒之有凡

是編錄庶使秉禮以司刑者有所鑒擇焉大刑陳之原野爲其悖禮已甚非常刑所能制於是乎有兵兵者禁暴除亂而非得已也故老子曰戰勝以喪禮處之孟子曰善戰者服上刑古人之言兵事如此其慎也然入使長之出使治之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則其事固宜豫立也僕少小有所戒而究斯術未幾兵事連起前後與當路陳說機宜條別得失不幸而言多中近則閱事稍多聞警而懼非復少壯豪舉矣夫兵之爲費甚大其及人至慘烈故以能銷兵於未刑者爲上朕兆已見而能弭者次之兵勢已成而能謹守吾圉不被蹂躪者又次之至置身鋒鏑之中與士卒同心戮力百戰以捍疆場尤近日所罕見故並錄之編後嗚呼明農以養之貴禮以教之刑且可以不施何論於兵僕老矣況廢棄之餘乎然生平所學或亦

有足裨當路君子之節取者生民之難庶其小有瘳乎

說儲上篇前序

國立於三行之以一夫維心以德養尊以威合眾以財財匱則威不行威沮則德不立非卽有橫潰四出之患也而天子已孤立於上矣且夫法者所以一民也犯之而不行則法固弛矣法弛故利浚於下而財匱於上是故居帝王之尊秉恭儉之德以號召天下求安吾民而莫之或應則自弛其法而已先聖之言曰王國富民伯國富士僅存之國富大夫亡國富倉府然則倉府空虛非天下之公患也患民急而已然而一二言利之臣方與搜括錙銖事鄰剽竊馴致膏屯於上澤竭於下是速貧之術也傳曰危者不可以爲安亡者不可以爲存則無爲貴智矣況以貧而不可富乎夫天下之王養天下之民至給也然而愁歎

盈室凍餒相望者民不著業業不歸農而食用莫之制節也夫
好善惡惡民之性也饑寒交迫奸宄乃成然而握金珠枕錢布
餐之而不能飽也衣之而不能溫也然則天下之富在農而已
夫無農則無食無工則無用無商則不給三者缺一則人莫能
生也至於士若介介無能爲人生輕重者而位首四民則以生
財者農而勸之者士備器用者工給有無者商而通之者士也
然則修法以勸農使國富而主德尊抑先求士而已今者民無
殷實莫安其生吏無大小各憂其貧軍國告需上勤宵旰調發
不給捐輸不繼雍梁荆豫跳梁百萬而兵弁望風逃北郡邑爲
墟淮泗偶被水災數百爲羣露刃望食者千里莫敢誰何而公
卿懷胥吏之心貴戚襲國人之視無肯暫易其營私之智爲國
家計深遠或乃駢金約紫坐觀嘆息以告無罪夫爲政有機知

其機者能因敗而爲功轉禍而爲福夫勞民易爲仁弊政易爲
善詳觀時勢兵弱威屈民貧財絕實富強之資也抑務先義而
已夫見目睫之效者忘遠大之圖守府史之說者毀治安之器
苟有用我持此以往雖三代之盛不可妄期漢唐二宗必復見
於今日也

說儲上篇後序

論者常曰生齒日益而地不加多是以民必窮困非定論也今
法里長三百六十步當官尺百八十丈畝積二百四十步開方
得七丈七尺四寸則方里爲田五百三十畝方十里爲田五萬
三千畝方百里爲田五百三十萬畝方千里爲田五萬三千萬
畝今者幅員至廣錦州以東燉煌以西隸版圖者各萬餘里其
內地徭賦之區北盡邊牆西距嘉峪東並海迤嶺而西南界交

緬以天測里今尺二百里當一度南北相距二十三度半東西如之俱徑四千七百里截長補短約方三千六百里爲田六十八萬六千八百八十萬畝山水邑里五分去二爲田四十一萬二千一百二十八萬畝前此兵革未起戶口極盛時爲人七萬餘萬口而工商籍多兩占兵疫喪亡在其中以田計口約人得五畝有奇通以中壤中歲畝穀二石五斗除去桑田歲可得穀十二石中人歲食穀七石糠粃飼雞豕則耕六而餘四夏冬所穫山澤所出不與焉且中夫治田二十畝老弱佐之可以精熟以口二十而六夫計之使三民居一而五歸農則地無不墾百用以給夫人所必需鹽鐵燭油田有上熟二麥蜀芥麥鹽介鐵桐柏貿油壯男耕樵壯女紵炊老者飽溫幼能就學搜剔奸回勞來孝弟民樂其生戴后德吏政治氣和災癘罕至國富君尊

兵革不試言雖大略治要粗備行之一年英父立朝行之二年草菅去野行之五年可使足民行之七年幾于刑措如其禮樂以俟君子

與沈小宛論禮書

日昨承示大集發帙先檢議禮之文讀之徵引貫串準制酌情通儒之效著矣然有數事不能無疑故復誦其所聞而質其是非世臣睽隔經籍已十有六年記憶荒落又行笈無書可檢所述疑義多有不符本文是末師而非往古罪無可逭唯足下審察而糾正之世臣幸甚禮教幸甚古人吉凶不同制故喪每爲祭所屈說者因禮有喪三年不祭唯祭天地社稷傳有宮中有死者則爲之三月不舉祭之文以爲自總以上皆廢祭愚以爲三年之喪分皆體祖禮天子有下殤五是入君之喪至三年者

四親同慟幽明不閒故爲之廢祭唯天地社稷尊於祖不敢以所親而簡所尊故得越紼行事也禮支子不祭是期功之喪誼與廟遠矣且天子備百姓嬪御之數百二十又王姬適二王後者不降服又周公時同姓之國五十三人尊同則不降服若以其喪而廢祭是天子諸侯之祭或寡矣故袁准釋服而祭之說愚嘗謂其能通禮之權也齊衰期章父卒繼母嫁從爲之服報愚以爲齊衰三年章繼母如母之文當在此章父在爲母之下此文之上以類相從而出妻之子爲母次之妻又次之夫親母父在則期厭於尊明子必隨父之義也父卒則三年說者謂尊者不在子得以盡其私恩繼母以路人而體父故父在則如母之服期父卒而仍爲之服期亦足以明其配父之尊而見孝子之不忍死其父矣古不以期喪庶母雖殺於親母而無嫌若必

加爲三年旣無私恩而盡同所生似無所取義矣說者以伯魚之母死期而猶哭爲喪出母此謬說也孔子在則伯魚之母服正期服除而猶哭故以爲甚爲父後者爲出母無服終其心喪此傳重之大綱以義斷恩至不爲父後之子身不體祖以母絕於父不敢服父所不服故以加隆之再期服之取卒母子之恩耳至君母繼母被出本因父以得名旣絕於父遂爲路人其爲無服何疑經言出妻之子者著其所生也父卒繼母嫁繼母終父喪而嫁其妻道有終是卽其能終母道故子從爲之服期以報其能終於父傳所謂貴終者是已鄭氏嘗謂母子之說專以名重已不若傳義之善而王肅倡爲說曰從乎繼而寄育則爲服不從則不服是以養育爲重義無取乎父卒終喪爲卒雖出於注家然以舅歿則姑老之文例之是卒爲終喪信已且寄育

之恩自出嫁繼母之後夫何以無文肅知繼母本路人不得同親母因生繼父之名雖漸於亂俗而辭猶有不敢盡者然後儒多從王義以從爲從嫁繼父同居傳云與之俱適人此以一從字包之何其不辭也從本服中之一事經言從服皆有所從此從生於父卒故變文言從爲之服更言報以明之愚少讀此經卽疑此報字與全經殊例後見通典載馬氏云重成母道故隨爲之服繼母不終已父三年喪則不服賈氏疏此經云感恩者皆稱報此子念繼母恩終從而爲報又云父卒還嫁便是路路子仍著服故生從爲之文詳其文義蓋與孟子從而爲之辭相類因嘆先儒實有先得我心者肅又云服也則報不服則不報若與馬氏同義則與其寄育之說大殊若云嫁繼母報服其子仍視其子之服與不服不思子旣行服則母已死何以行報說

已髡枕而賈氏疏本經統說全經十二報之義又云母以子恩不可降殺卽生報文爲騎牆語以致後儒皆以報字屬嫁繼母按喪大記云婦人不居廬不寢苦喪父母旣練而歸期九月者旣葬而歸是凡喪者必就喪次也出母嫁母子本天合之親而經無報文者以出與嫁皆絕於前夫之族子死其次在前夫之家義不得往就反在室與夫家絕繼父爲子築宮使主祀嫁母尙不敢與況能於母家及後夫家以別室爲前夫子次乎成服變除受釋皆無所非僅方隆宴爾不能忽加髻衰也故出母嫁母皆無報服況繼母以路人又絕族且何服之有子感繼父恩爲服衰期本在其喪次故異居卽降爲齊衰三月以身爲父後不能以恩私屈十五月之祭故也繼父雖養如子然與子非族非親故經不制服設子死於繼父家則亦宮中死者之類已以

義揆事出母嫁母嫁繼母之喪子皆當就其喪次故謝慈有如
遠不得往則別爲異室亦有廬與塋室其說爲能補經文之闕
矣經言爲父後者爲出母無服服繼父者皆爲父後服嫁母嫁
繼母則爲父後者與在其爲釋服而祭必矣至親母嫁者賈意
以爲三年固以依神龍天寶之令然子於母尙恩母之嫁否無
損於私恩己不爲父後而喪之盡情且以別於被出其何害乎
爲人後者爲其祖父母自古經以及今令皆無文愚意以爲仍
服本服無疑也爲人後而降其父母重大宗也女子子出嫁不
敢降其祖明有歸宗之義古唯大宗立後其立於何時無明文
固有宗子死而族人爲之立後者其宗子老而自立後亦事理
之所當有大約六十閉房則可矣禮宗子有母則族人不
服宗子之妻是宗子之必無父可知也或既後大宗之後而宗子自

有子又或已之爲父後者死皆當有歸宗之義其不應降祖與
女子子之出嫁同矣尊祖故敬宗禮別嫌明微故降其所生而
服所後之大宗祖本服期多無嫌愚謂兄弟之親因父而得
故爲人後者既降其父則父之兄弟己之兄弟因父得親者皆
從而降既不降祖則高曾皆不降經言曾祖女子子嫁者未嫁者爲父母傳云不致降其祖
而叔伯祖父母從祖兄弟因祖得親者皆不降矣經大功章言爲人後者爲其昆弟記言爲人後者於兄弟降一等二文皆言親兄弟不得以小功以下爲兄弟之別文說之若以小功兄弟爲說豈爲人後者大功以上不降乎賈氏於本宗餘親皆降一等之說非也
至所後者大宗其與本服親疏不可必其所後者親屬之服愚謂後大宗者專爲傳重其親屬
如與本服相等者自各仍本服若世數已遠則以族人爲宗子
服衰三月而報之以緦是亦以義起亡於禮者之爲禮不得以
近人爭繼圖產之亂法而誣先王尊祖收族之經也傳爲人後者爲所後

者之祖父母妻妻之父母昆弟昆弟之子若子記爲人後者於所爲後之兄弟之子若子二條恐有舛錯或哀周現行之事非周公本意蓋繼者唯大宗宗子安得有祖父及父哉所後之兄弟之子卽如今法已是從父兄弟不得言若子賈疏舉疏以見親言外以包內之說尤不得經義

至妾母不世祭與妾祔於妾祖姑之文有礙或者偏文不足以例爲人後者之於其祖父母乎君之母非夫人則羣臣無服近臣唯君所服服庶子王爲其母練冠而燕居左氏載莊姜以戴嬀之子完爲己子秦策載華陽夫人以楚爲己子故夫人無子立右媵以班次之小記有爲君母後者之名是雖庶子必夫人以爲己子而後得立可知也若循爲後之例而降其所生則嫌若儕所生於庶母則忍故朝祭從吉練冠而燕居則恩義兩盡之制也鄭氏小君在則益不可之言爲破漢人之謬而立此說其實妾母不得爲夫人先王杜亂之微權不係乎小君之存否也周法子以母貴公羊母以子貴之文係漢

人附益以誣時君者不足據也若國有大變而庶子承統其時小君若在如漢太皇太后稱制傳統者則仍爲君母之後若小君不在而依托君母則近於與爲人後而忘其所生是其爲妾母也仍三年所謂三年之喪達乎天子者也然羣臣爲君之母服爲其配先君也君之母既不配先君則羣臣自無服其以別子入繼大統者小君在則固所後之母也所生之父母自當從士大夫降服之禮而意推之故歐陽張桂之說未必盡非唯入廟稱宗則大悖而階厲有由耳至繼父同居服齊衰期不同居服齊衰三月兩條愚謂此先王順人情以恤孤又辨族類以明宗之大法也傳釋同居以妻穉子幼與之俱適人傳者又恐人誤會爲嫁母別生施服故云必嘗同居然後爲異居蓋異居者或子成立後歸本家或自立門戶也其言子無大功之親所適

亦無大功之親者爲有大功親則子雖幼而有同財之親撫育之可不隨母俱適既無同財之誼不能以之責疏屬也所適若有大功親需其撫育財力或不能旁及故陳銓不能專財之說義是而猶未備也若子有大功親而年在襁抱不能離母所適有大功親而無需其貨財撫育自可聽其同居先生以爲不制服則義輕恩薄無以維繫卹孤者及孤子受卹之心而不制報服則所以杜養爲己子以亂宗之漸故鄭氏此以恩服未嘗同居則不服之體味經義至爲審已傳又言別築宗廟使子以歲時主祀係言繼父之道推至其極全經傳言若是者二條慈母條下備陳生養死服貴父命之義此條但云繼父之道明非爲隨母子言也娶嫠在衰周時已通上下究以庶人爲多庶人祭於寢已且無廟況爲路人別築耶疏謂三者有一不備則不爲

同居卽三者俱備而繼父後有子則已有大功之親卽爲異居未免深求而轉失先王制服之本旨史公譏儒家博而寡要其事多難從名家使人儉而善失真賈氏此疏實兼兩失徐氏讀禮通考依傍通典而推暨之節目過繁而無杜君知統之識囿於末俗時有不協人情者何足下遂推許之至如是耶

兩淵緣起

予齟齬受論語孟子至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卽戎壯者以暇日修其孝弟忠信可使制挺以撻堅甲利兵慨然慕先聖之神武及受禮至男子生而設弧門左三日桑弧蓬矢以射天地四方說者謂弓矢禦兵也生而習之明爲男子所有事乃大怪兵旣男子所有事又世事所必不能廢何以學士大夫職入長出治者平居莫以爲意一旦有急則付之

武夫悍卒其去謂棄也幾何矣稍長讀留侯世家至視老人所授書乃太公兵法與諸將言皆不省乃知斯世諱言兵蓋自亡秦焚書銷鋒鏑時始也卒至將賈人子身國同賣豈非百世之至鑑哉乾隆丁未春見江寧駐防勁旅調赴臺灣當行者執途人而號哭軍官皆無人色予深惟河水之義利器示人則奸民生心乃求古兵家者流言得孫吳司馬三家之書業其章句苦注家不詳義類猥依文字以爲說及讀荀子議兵篇乃知孔子所謂我戰則克者甚信切于司馬正于孫而大於吳矣竊謂戰用眾力能用眾力者在先得眾心能得眾心者在善推己心雖曰三軍一人勝勝者之戰若決積水善戰人之勢如轉圜石然非眾心先得又烏能聽其如驅羣羊投於無所往而坐待其決與轉哉是故兵雖絕學然求之於心則其意固當未絕也嗣聞

近世以兵名家者有許氏虎鈴經唐氏武編茅氏百將傳武備志戚氏練兵實紀紀効新書鄭氏籌海圖編王氏登壇必究李氏金湯借箸十二籌袁氏洪澗百金方其書皆祕不可得求之三載陸續見斷爛寫本或一二卷或五六卷大抵編排門類雷同陳述又其術雜怪惑事多繁費未見切實可施行惟戚氏爲差善然右僚見小不足窺大勇之門戶乃探索左氏春秋國語戰國策越絕書史記漢書三國志所載戰蹟以參伍荀孫吳司馬氏之說然後知佳兵者不祥之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則吉祥善事也雖後世兵農不可復合然其能者未嘗不依於以佚道使以生道殺務在順人情愛民財惜民力以宣布威德而已雖然兵無常勢盈縮隨敵是不可預言也其可預言者唯利地右兵然而稱眾因地非如材技之可料揀于眾也又非倉猝之

可深恃乎導言也於是步平陸廣袤以度容人之數而推目力所及極之曲直銳圓必求其當望山則測其可否登涉察草木土石之氣以知其是否有水又望陰以意陽之形規陽以擬陰之勢其是否峻可以緣卷可以覆皆足驗心儀移之絕巘深谷必要於合曠則度奇阻則度閒入隘迎高則度身手必備其變如是者又三年竊欲以通先民之志祛後賢之惑爲書十六篇名曰兩淵曰將本日戰本日刑德曰奇正曰將道曰將任曰將事曰將權曰將術曰勝全十篇爲雌淵曰衝陳曰陳營曰車陳曰騎陳曰步陳曰五地六篇爲雄淵淵之爲體性明而氣靜受之有容而出之不竭雌雄猶言內外也抑以舉男子之職明儒者之效使是書而不用也則紙上陳言小用之或迂疎無功然而有勝殘去殺之君子者執君命以當勅敵其亦必有取於此

也

附錄

先生學書三十年盡交天下能書之士備得古人執筆運鋒結體分行之奇其法雙鉤懸腕實指虛掌逆入平出峻落反收而歸於氣滿蓋兼秦篆漢隸以爲六朝正草書遂稱書家大宗

謝應

芝書安
吳包君

先生答族子孟開書云所謂言利不忍割愛立論甚高然非鄙意好言利似是鄙人一病然所學大半在此如節工費裁陋規興屯田盡地力在在皆言利也卽增公費以杜朘削之源急荒政以集流亡之眾似非言利而其究則仍歸於言利鄙人見民生之朘削已甚而國計亦日虛其病皆由奸人之中飽故生平所學主於收奸人之利三歸於國七歸於民以期多助而止奸

用必遺身俟諸後世至於海運海淤票鹽三事發之收之皆由鄙人三事名利之叢也而鄙人一無所與是其言利也絕無爲己之意介其間似與歷來言利者有差別矣開鑛之說僅見筆談鄙意度羣議必出於捐輸欲以此易之唯未身歷故仍作疑詞且前明專任大璫是以其病百出近世既無此政卽不能無漏澤之弊然其益較多於他途耳鄙意常謂吾人立志不可汗下而持論不必太高貴在能克己識務不虛生人世耳齊民四術先生有述學詩示弟季懷云三禮尙完書能固人筋髓千載賴鄭公世亂道不否學者準此的反求道在邇續自讀通鑑治亂示掌指復得君卿書研索植國體創制兆興喪經緯二書備今古有作者莫能與參儼望途可漸進蓬轉有中毀幸每遇宿儒容我居子弟間難析其疑一一銘心膺劉生武進劉達祿申受紹何學

爲我條經例證此獨學心公羊實綱紀易義不終晦敦復有張

氏

武進張皋文先生惠言

觀象得微言明辨百世俟私淑從董生

武進董士錫

卿

略悟消息旨讀書破萬卷通儒沈與李

吳沈欽韓文起陽湖李兆洛申耆益

我以見聞安我之罔殆鄭學黃

陽湖黃乙生小仲

心通許學錢

嘉定錢坫獻之

神解旣得明冊籍又得親模楷乃見善惡途判異如河濟乃令

苟得懷渙如冰釋矣

蘇州雙楫

先生序季懷學詩識小錄云世臣出游久多識前輩得讀書之要領揚州士人常過從者輒以所聞授之而江都凌曙曉樓至誠篤曉樓之甥儀徵劉文淇孟瞻尤穎慧時欽洪桐生先生主講梅花書院善世臣甚世臣所許可者輒召入院膳給之使與其養子敏回子駿甥閔宗肅子敬共几席世臣以曉樓熟禮記遂與之言鄭氏禮而使治之孟瞻好詩遂使治毛鄭氏詩季懷

與孟瞻同業子駿年最少而神解精絕尤相善已而姚配中仲
虞在江寧聞季懷之說治漢易族子孟開亦從季懷受詩先後
來揚州而丹徒汪沅芷生治毛氏甘泉薛傳均子韻治許氏皆
善季懷朝夕與砥礪相勸爲學同上
安吳家學

包先生世榮

包世榮字季懷慎伯從弟道光辛巳舉人少從慎伯學嘗謂毛
公於詩恪遵雅訓義最優簡直難曉故鄭氏時出別義以輔之
非好學深思者莫能猝通至於草木鳥獸之性質體用詩人所
由託興又古人習於禮故舉時舉地舉器服卽以見得失寓美
刺斯三者有一不明晰則茫然不得其解因成訓詁八卷草木
二卷鳥獸一卷蟲魚一卷輿地一卷名曰學詩識小錄述吉凶

典禮器服樂章者又十卷初名毛詩禮徵慎伯爲定名曰詩禮

徵文序而刊之尤好荀屈呂覽四史通典通鑑諸書每歲必數

過又嗜書得慎伯法

參包世臣撰行狀
詩禮徵文序

毛詩禮徵自序

魯論曰學詩乎學禮乎小子何莫學乎詩榮從從父兄慎伯先
生游受毛鄭氏詩鄭君禮家也其注禮多主韓詩說晚見毛詩
以其義優乃箋毛然時有破毛者亦不盡據三家如采蘋破毛
禮文爲敎成之祭據禮父禮將行之女母薦無祭事綠衣破毛
綠閒色爲祿衣據禮女子既嫁公私服無綠色諸侯夫人二翟
祭服之下以鞠衣黃爲上展衣白次之祿衣黑又次之眾妾貴
者視卿賤者視大夫各以等次其服州吁母賤當服祿黃裏者
言以上衣之色裏又次又禮婦人衣裳不殊色黃裳者言黑衣

而黃其裳夫人入御于君於禮服祿莊姜當夕而君不見答故
卽所服以起興遂以見妾上僭亂則必至司晨階厲滅禮傷度
國無與立如是之屬皆以禮說詩立義高遠始知非學禮無以
言詩因探玩三禮鄭氏注孔賈義疏而旁稽史記前後漢書三
國志杜氏通典據詩文分五禮以引其緒稽宮室衣服器物之
制度次其條目原其終始其在詩無文亦備著小名使前後
節次瞭如用祛迷惑或或推廣詩意附類詳說如魯之郊禘附論郊禘之下春郊附論四郊兼及感生帝爲祖所自出駮正趙伯循當以其儒始祖之父之謬褻衣襲衣附論于深衣中衣之下之類
先師說互異者並行甄錄不存軒輊家伯氏嘗歎杜氏憲章鄭氏毀殘以補缺茂然制作之器爲鄭氏肯構之肖子然非末學所敢方擬也若不知而作是其末師榮雖不敏敢蹈覆轍匪云專家聊備遺忘亦爲治詩卒業卽當學禮先具桴材期躋湮海

也

包先生慎言

包慎言字孟開慎伯族子舉人父汝翼績學著有鄭本大學中庸說孟開游揚州從慎伯游受詩於季懷著有經義考義○卷春秋公羊傳麻譜十一卷

安吳交游

周先生濟

周濟字保緒一字介存號未齋晚號止庵荆溪人幼奇慧九歲能屬文稍長卓犖自負好讀史尤好觀古將帥兵略暇則兼習騎射擊刺藝絕精嘉慶乙丑成進士歸班知縣改就淮安府學教授歲餘移病去丹徒知縣屠倬患居民訟洲田不得其實先生親爲丈量還至署令東取所記用開方法乘除之謂屠曰此

特以測遠法用之方田耳幕友如言覈之盡得其實案乃定江督孫玉庭以兩淮鹽梟充斥禮聘屬以緝私事令所在營弁得聽指揮以兵法部勒擒擊防撫畢當淮北斂迹遂謝事曰隄務不治其本而徒緝私私不可勝緝也與慎伯訂交時吳中士有裨世用者推二人嘗與慎伯問難竟日歸取其蕉檠悉焚之因發憤撰述先成說文字系韻原介存齋詩味雋齋詞史義各若干卷最後乃成晉略六十六卷體例精深識議英特諸論贊中於攻取防守地勢必反覆曲折俾覽者得所依據蓋以寓平生經世之學借史事發之遐識渺慮非徒考訂而已晚復任淮安教授采其地之孝貞節烈者千有餘人牒諸大府旌其閭庠中樂久廢遂童子之秀者教以舞蹈詠歌及釋奠觀禮者逾千人一時稱爲盛事漕督周天爵移督湖廣邀同行抵夏口卒年五

十九

參魏源撰傳
丁晏撰家傳

晉略自序

自古帝王受命有天下雖德力殊軌未有不計功食報者也福過則倖禍必償之昔漢高祖無尺土之階崛起阡陌之中功成數稔衍祚四百斯不嗜殺人與秦楚易道之所致也及其末流黃巾假擾董袁跋扈魏武艱難百戰僅乃克之德雖靡偏功亦偉矣文明相繼疆宇脩定司馬宣王升榻受遺任均骨肉主雖幼弱未聞否德也恩之弗圖唯闕竊是務父子兄弟異刃同割股肱遭其闕翦元首隨其移易假借威力劫制海內揆其功烈皆是邀利境外夸張揚詡之績非有奠定區宇康濟民物之勤此豈足與魏武之勛業相次比哉且夫魏武延攬英雄識拔超軼委任授成殆無遺策此宜足以奔走一世者也司馬氏專行

箝制迫脅之術乃亦舉世靡然迨乎太康遂壹區寓南東萬里
書軌畢協統馭所屈反侈于魏氏然後同氣搏噬非族偏處剝
喪鑕削極乎無始始微非常之倖卒致非常之禍豈不哀哉向
使泰始之初受寵若驚揆國重以植綱紀別俗慝以培元氣庶
幾哉逆取順守或可補救于萬一而乃志略侈于并吞情欲縱
于得意其建官則大臣多而政柄雜其封域則肩背缺而心腹
披其政體則寬積于上急積于下其風俗則男奏聲譽婦耽逸
游仰稽天心則無祖宗積案之報俯度地勢則無秦漢金湯之
固中察人事則無魯衛禮讓之俗維持不傾之效洎乎南度寄
命荆襄交廣資儲永絕方貢西藩北府漕戍不息以區區之三
吳供億萬乘民勞極矣然猶危而不亡蹙而復起引引延延百
數十年是遵何道哉昔者三國鼎立英偉卓犖之士張牙擧肉

奮其尺寸上之人取適時用棄捐科繩包瑕藏歲唯恐有所摧
抑逮于有晉此風未艾是以一材一器之長靡弗效用詭譎以
爲智跌踢以爲辯飛揚跋扈以爲雄咸能交昔揜今照耀奕代
乃至遐陬殊俗之方椎薤剝剝之伍魁奇絕特蝟磔而起洪濤
齧山怪石出雷雨殷地芝菌生氣至物化莫知其然斯蓋大造
之變局非常情所可測已晉之立國崇長親親以八王之庸鶩
方五胡之桀黠聚優讓劣化機斯見是以朝權幻于獻廢方鎮
危于覆局民力盡于鎔銖人命輕于艸多運鍾否剝直其然乎
然而水火之阨待拯飢渴之懷易副人窮反本事半功倍繭絲
俗成土龍圖形而配社芻牧是求丁劭移州而擊轂慘舒之氣
居然相質則知禍福徵召豈不由人景響相尋捷于枹燭局雖
變而情則同固未可謂造物之不仁民生之多辟也帝王之治

民猶農夫之力穡民之性情稽之根本利害中之慘于蠱蠱原夫漢季淳喪野清朝濁魏氏尙通毀裂防維名教積而利權熾上下之交固以渙然離矣方且采飾虛譽寄之隆棟陳畫餅以餽餒集蓉裳以禦冬晉乘斯釁遂遷鼎器炊煬竈而直突踵覆車而縈策棄忽甫田驕莠之戒摧毀虎兕將出之柙辟猶縱齊斧以伐性養巨癰而待潰有識之士惴焉黼辰鼎鉉宴然靡警規爲措置務矜私智始則隕懿親以護駿豎終則敵外戚而樹強宗兆爭唯恐其不工招釁唯恐其不速夫何貽安之有哉一統者上聖之盛業也太平者至德之珍符也焉有如此之根基如此之形勢如此之政俗而可以撫寧六合胙之子孫者乎中興之難甚于繼體琅瑯蒙玄石之歲識適江表之讐國奮弱力以雪積恥斯事體大容無責焉東北八州羈縻段邵中都夾河

飄搖李郭祖楫聽其自擊琨哀告而不舉加以翼翼南士則尊而弗親觥觥直言則斥而彌遠遂使門戶堅于盤石白望重于顧俊內蔑植基固本之謀外成調停姑息之局太阿倒受沸羹靡息劉石慕容苻姚之徒奮梟雄而恃險遠或借資于閭牆或假威于討逆朽木生蠹其是之謂歟盜亦有道視其所杖右侯殞而世龍歆元恭在而宣武憂堅須白于景略虎歎發于謝艾有由然矣且夫克捷莫果于民志恢宏必因于資力民志不可以不素定資力不可以不豫儲是以經緯上材必綢繆于農殖折衝妙策先整齊于士氣自治之術強弱雖殊末之有改也而晉魚肉以虛其內假借以驕其外昵表佞以摧直榦慕雅遠以虧實用方欲驅策疲氓力征經營天下豈所謂明分數識成敗者乎強而自治則其強可久弱而自治則其弱漸強洛都不善

用其強建康不善用其弱來軫方遘安得不取資龜鑑也昔在
唐初羣籍粲備鉤稽蒐討綽乎有裕而文皇手制意存曲藝諸
臣承旨競采春華裁非一手牴牾屢見恭讀欽定四庫書目取
備正史由于恤無因加討論究其翔實述本紀六篇表五篇列
傳三十六篇國傳十一篇彙傳七篇序目一篇都六十六篇仁
儉受直是用開闢作事謀始慎終盡美述武帝本紀第一外戚
親藩倚重必危禍之本由宮闈述惠懷愍三帝本紀第二中興
偏安以勞逸爲隆替英主不永年魁柄復棄述元明成三帝本
紀第三主少國疑委重將相相弱將強幸乃不亡述康穆哀廢
簡文五帝本紀第四將相和同雖否必通不明生疑乃遺厥難
述孝武帝本紀第五國天民民天食貧不和本先撥爲新主資
不祀忽述安恭二帝本紀第六維天生才有才不才帝王御極

俾得其職是以寧壹相彼不平分崩離析述甲子表第七地以
山川隔風氣王者域之因其勢雖革必沿職方志述州郡表第
八土宇分裂民生狹隘譬彼舟流莫知所屆述割據表第九下
理務上丞弼慎委任毋僭忒述執政表第十股肱弗衛腹心弊
述方鎮表第十一禪代之世忠貞闕焉采彼葑菲以冠厥元述
安平睢陵列傳第十二國有與立視其所以佞媚在廷雖泰必
否述賈荀列傳第十三主好大臣喜功張厥外楊厥中述羊杜
列傳第十四天府之雄注厝弗崇失肩背弗知以寒其躬述扶
風列傳第十五任親爲治親賢乃忌弗克其私卒罔攸濟述齊
王列傳第十六直言觥觥維國之楨悅而不懌奚貴錫朋述傅
劉列傳第十七容身過頭曰有德家計之工國計之絀述山魏
劉庾列傳第十八隙開乃塞塞必潰機危而觸觸必殆述臨晉

二王太子列傳第十九中流得壺載浮載沈暫可支久弗任述
張裴列傳第二十木蠹在內烈風在外何必齊斧然後摧碎述
八王列傳第二十一版蕩識貞松柏後凋江河滔滔山岳弗搖
述劉荊州列傳第二十二方嶽雖分師克在和慨彼垂旻萎葉
辭柯述劉王荀列傳第二十三櫟芽再植難植易拔銜石西山
哀彼精衛述閻賈索麴列傳第二十四豈曰在遠幸而獲濟實
賴忠貞以紹其世述張涼州列傳第二十五國無常形造形者
誠兵無常勢作勢者氣不逢少康倡寡和遺黎屑屑淚雨彫述
祖豫州列傳第二十六止吳酷晉之施報以偏安乃其寥不有
君子誰汝毗述周顧列傳第二十七南方之強厥師老莊述王
丞相列傳第二十八南紀之重居上流卓哉勳名世罕儔述周
陶列傳第二十九始安術智高平德慧三吳之豪莫不慷慨曰

西再中揮戈是賴述溫郗列傳第三十虛名可嗽敦以矜豪曰
公怙亂峻也魚哮不有良工六轡焉調述王蘇列傳第三十一
身可戮也不可辱也致命遂志不可奪也苟嘉其忠而昧其功
是謂瞽瞍述郭譙周戴卞劉鍾桓列傳第三十二德足矜式才
亦濟時或采或擷大匠咸資述華陸褚孔列傳第三十三德優
才弱而爲滕薛雖奮百里終虞一蹶述庾何褚殷列傳第三十
四知本知時明哲庶幾述蔡王列傳第三十五任達之流矜豪
自奮平乘一嘆持矛陷盾力小任重竟以顛隕永戒將來履滿
思損述桓大司馬列傳第三十六太原琅邪所出異門俱扶名
義輝前裕昆述二王列傳第三十七持危扶顛用彼相何以詠
德曰克讓述謝桓列傳第三十八出柙毀櫝將焉用彼任親在
賢失不可悔述會稽列傳第三十九吏治經術豈殊致勿爲墨

守庶起廢述范徐列傳第四十親外戚內呂禍息親內戚外桓
禍亟禍發無門豈繫親戚述王兗州列傳第四十一昏酣驂嬉
屏粒而嘸枯朽既成爾拉爾摧吁嗟狂且鼎竟移述桓楚列傳
第四十二邪孰啟之俾耗三吳無罪無辜淪胥以鋪述孫盧列
傳第四十三桓桓干城白日青天過涉滅頂亦無咎焉述毛何
列傳第四十四釁肇爭雄禍鍾拔本厄運同遭萬夫所閔述劉
馬列傳第四十五攀鱗附翼颺起雲涌立功前朝以受新寵述
劉王沈朱列傳第四十六令狐爲楊實維氏豪負固于邊不忘
本朝述仇池列傳第四十七主弱客強流逋爲王恃險卒亡述
成漢國傳第四十八才兼文武鬱不得吐乃激而僞復侯王之
所述漢趙國傳第四十九勒唯眇恥虎尤不仁雄強相仍殄宗
及羣述後趙國傳第五十霸假仁會有由厥宗多才媚嫉生尤

述燕國傳第五十一健前驅登後勁王咸陽永固盛鑒禍盈可
守勝述秦國傳第五十二詐開基文飾之謾無誠骨肉攜述後
秦國傳第五十三棄忠就詐似智實愚後嗣顛覆垂之幸述後
燕國傳第五十四衰姚棄壤竊以偏舅乘墉弗克乃伏于莽述
西秦國傳第五十五親必噬狗之猢猻會極鍾戾氣述夏國傳
第五十六蠻觸之爭不如弈碁誰能覆局軌寔是師述諸涼國
傳第五十七不忘忠信中墜復起芟夷羣雄孰謂無以述魏國
傳第五十八葛藟縣縣初繇終瘁本根既傷枝葉焉芘述宗室
彙傳第五十九孝友忠義節烈與媿性情獨摯德不求備述篤
行彙傳第六十不必有德聖訓昭一代風尚如螭蝟擇其善者
使意消述清談彙傳第六十一全生生全亦各有道其廢中權
妄者輦效述任達彙傳第六十二有民人焉是亦爲政水深火

熱得此爲幸述良吏彙傳第六十三經尙調停史侈綴錄翰墨
勳績弗驚寵辱述文學彙傳第六十四天地開泰彼寧自苦魚
潛于淵冀免漑釜違親絕俗不遑宴處亦有中清式歌且舞述
隱逸彙傳第六十五其文則史義各有取述序目第六十六編
爲十冊至于諸志杜馬善矣自揆舉羽之力恆懷絕贖之慮顧
念始自弱冠卽存斯志洎乎壯歲雖復訓酢人事獨居深念未
嘗去裏日月不居學殖弗益始衰之年忽焉已過釋今弗圖逝
將靡及勉就剟彰其要害事卽前史言成一家將以喻志適
用匪侈博聞什七折衷依于涑水庶幾無悖資治之意云爾若
夫搜覽叢殘掇拾遺佚以資攷證世有君子鄙人謝不敏焉

附錄

先生工于爲詞隱其志意端于此興以寄其不欲明言之情故

依喻深至溫良可風

齊物論
齋文集

先生閒與包慎伯共學書肆力北朝碑帖窮日夜臨摹至髀病
不少勦闕其用筆換骨易筋嘗病大王姿媚唐主好之沿爲習
尙而古意寢微近世書惟鄧完白山人篆隸精妙陵鑠古今書
學絕而復續與慎伯論書之祕曰峻曰澀曰中實其書變化騰
擲自成一家時人莫之好也

丁晏撰
家傳

李先生兆洛

別爲養一學案

沈先生欽韓

別爲小宛學案

劉先生逢祿

別見方耕學案

張先生琦

別見茗柯學案

董先生士錫

別見茗柯學案

錢先生站

別見潛研學案

黃先生乙生

別見養一學案

龔先生自珍

別爲定盦學案

魏先生源

別爲古微學案

凌先生曙

別爲曉樓學案

劉先生文淇

別爲孟瞻學案

姚先生配中

別見孟瞻學案

清儒學案卷一百三十六

清儒學案卷一百三十七

天津徐世昌

理初學案

理初之學主於求是其治經專以漢儒爲宗恆謂秦漢去古不遠可信者多每解一義依經爲據有脫譌取證秦諸書漢諸儒陳古刺今識力堅定並博究史籍旁及諸子百家剖析疑似靡不精實江戴之緒遠已述理初學案

俞先生正燮

俞正燮字理初黟縣人性彊記讀書過目不忘年二十餘北走兗州謁孫淵如觀察時淵如爲伏生建立博士復求左氏後裔先生因作左邱明子孫姓氏論左山攷淵如多据以折衷羣議由是名大起道光壬午舉人癸未館新城陳碩士侍郎所爲校

顧氏方輿紀要甲申阮文達主會試闈中經義策問皆折衷羣言如讀唐人正義馬氏通考而汰其繁縟會有驚其迂誕者束之高閣文達後知之嘗語人引以爲恨先生足迹半天下得書卽讀讀卽有所疏記每一事爲一題巨冊數十鱗比行篋中積歲月證據周徧斷以己意一文遂立於經不經牽於注疏不畔離於訓詁偶有所作蒼萃羣書走筆立就尤善言天象暨日官法以爲泰西法極精然豈三代秦漢人所豫解以某時法衡某時象是非犁然則三代秦漢人不能委其過又善言地輿說方域以爲中外同軌不道險今昔異履不詳憲惟殊方遐國人所忽必當察乃至掌故之巨名物之細聲詁之雅七緯三式釋典道藏素靈之冊景教之碑諸儒橋舌方皇者引稱首首如肉貫串皆非恆量所測識手成官私鉅書如欽定左傳讀本續行水

金鑑之類不自名者甚多自名者有癸巳類稿癸巳存稿說文部緯校補海國紀聞而類稿爲最著己亥壽陽祁文端方督學江蘇先生爲校寫三古六朝文目因聘掌教惜陰書舍未逾年卒年六十六

參史傳 癸巳類稿程恩澤序 癸巳存稿張穆序

癸巳類稿

黑水解

禹貢華陽黑水惟梁州黑水西河惟雍州導黑水至於三危入於南海史記集解引鄭注云地理志益州滇池有黑水祠而不記此山水所在地記言三危山在鳥鼠之南書正義引鄭云今中國無也正義引漢志滇池縣黑水祠止言有其祠不知水之所在史記正義以爲導川黑水古文疏略梁州黑水則引括地志出梁州城固縣西北大山水經注云黑水出北山南流入漢

庚仲雍言黑水去高橋三十里諸葛孔明牋言朝發南鄭莫宿黑水四五十里指謂此也道則百里也陝西通志亦載之城固縣志云縣西北五里有黑水南流入漢是城固以西爲雍界東爲梁界梁州僅東至華陽一綫東西三四百里南北一二十里禹貢所載梁州山水俱在黑水之外今案禹迹乃所身歷解者各以巾箱所有書檢證之故或言古文疏略或僅就所見以貺古人皆不然之說也陝西甘肅四川志乘所載黑水白水至多自南山黑谷北流於盤屋西南入就水者亦名黑水後魏正光末秦州賊東侵岐雍軍於黑水魏將崔延伯軍馬嵬以拒之又西渡黑水向賊營此亦非雍州梁州兩界之黑水也禹貢導黑水至於三危入於南海水經注云黑水出張掖雞山南流逕敦煌過三危山又南入南海書正義言黑水在河北河自積石以

西多伏流故黑水得越而南然今無其水敦煌縣志云三危山隋志在敦煌縣括地志在沙州東南三十里山有三峯故名明都司志三危爲沙州望山俗名昇雨山今在城東南三十里三峯聳峙如危欲墮故名又云黑水括地志出伊吾縣北百二十里東南流絕三危山二千餘里至鄯州又東南四百餘里至河州入黃河又云黨河漢書龍勒縣有氐置水出南羌中東北入澤溉民田又云色爾騰海子舊志在沙州西南四周有山圍繞水不常流色爾騰河由巴彥布喇至鄂爾打坂止二百九十里黑海子舊志在沙州西北大澤番名哈喇腦爾黨河之水自南來以此澤爲歸宿依敦煌目驗之言黑水至三危者止入黃河其近三危之水入海者乃色爾騰海子是禹貢導水之黑水今爲色爾騰河黨河矣且河源江源以北水無入南海者然則雍

州與西河相對之黑水卽導川之黑水在敦煌而禹貢雍州之文亦不出黑水之外其梁州之黑水與華陽南北相對當爲今金沙江漢書地理志益州郡滇池縣有黑水祠是也梁州黑水依漢志云符黑水出犍爲南廣縣汾關山北至犍道入江卽今敘州筠連縣之南廣水出烏蒙之鎮雄山經筠連高縣慶符至宜賓合金沙江以入大江者而金沙江出青海河源西北經玉樹諸番及川西土司入雲南納昆明卽所謂滇池黑水祠者北至宜賓入大江又與符黑水合唐樊綽嘗言之蓋禹貢與華陽相對之黑水爲金沙江則禹貢梁州之文不出華陽黑水之外禹貢三言黑水雍州及導川之黑水一也梁州黑水又一也如荆岐旣旅荆及衡陽惟荊州非一荆也至雲南之蘭倉江出察木多西北瓊布三土司北鄂穆楚河亦曰瀾滄江經麗江大理

永昌順寧而合大理之墨會江又經景東鎮沅普洱車里經緬甸以入南海者亦爲黑水顧祖禹方輿紀要云西洱河相傳黑水伏流別派自西北來會爲洱河亦曰葉榆河下爲漾備江亦曰墨會江黑水甚多然非禹貢黑水也禹貢雍州黑水當在雍西梁州黑水當在梁南雍州黑水必不入南海梁州黑水必不至三危經文不能強通若三危卽衛藏禹迹由察木多至車里事之所有又大理雲龍州亦有三危山爲瀾滄所至則導水之黑水非雍梁言界之黑水也

春秋書比月日食義

凡日食當一百七十五日以後始再入食限春秋襄公二十一年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首尾三十一日二十四年秋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旣八月癸巳朔日有

食之首尾三十日非其理也蓋策書謬複宋衛朴推春秋三十
六日食惟莊十八年三月不合其三十五食皆合是此二比月
食於衛朴法亦合不知莊十八年之食隋志劉孝孫已得之此
二比月食爲推算所不及朴蓋無智夸語也以後世史策推之
漢書高帝紀三年十月甲戌晦日有食之十一月癸卯晦日有
食之首尾三十日文帝紀三年十月丁酉晦日有食之十一月
丁卯晦日有食之首尾三十一日非其理也亦史官謬複高帝
三年之食史記高紀無之文帝前三年之比月食當在前二年
漢書云二年十一月癸卯晦日有食之史記孝文本紀二年十
一月晦日有食之十二月望日又食集解云一本作月又食然
史書不記月食今案當作月又食紀文上云上累三光之明是
由其時日月災眚代見史記因此詔故日日有食之月又食若

日食不言又也說史者以史例不記月食改爲日又食不知景
帝紀云後三年十月日月皆食赤五日文相去不遠注史者
不能互校又不知日不望食春秋公羊序下疏引漢顏安樂解
宣十七年六月癸卯日有食之以爲十四日日食是漢人不知
日月所由食之理有此誤論天主事實言耶蘇以漢建武八年
壬辰歲三月二十二日死時有日食之變楊光先檢史謂無此
日食且二十二日日食與十四日日食望日食等也漢書文帝
紀移二年十一月於三年故三年十一月丁卯之食史記文紀
無之也宋書五行志晉光熙元年正月戊子日有食之七月乙
酉日有食之十有二月壬午日有食之一年三食有閏月也魏
太和五年十一月戊戌晦日有食之六年正月戊辰朔日有食
之首尾三十一日晉永嘉元年十一月戊申朔日有食之二年

正月丙午朔日有食之首尾五十九日宋泰始四年八月丙子朔日有食之十月癸酉朔日有食之首尾五十八日非其理也亦史書謬複魏晉宋紀無此類食太和六年宋志注云見及厯汪君文臺云此姚興時天水姜岌三紀甲子元厯所推但以算置之不復檢史策有無非實驗也春秋襄二十四年正義引隋劉光伯云漢末以來八百餘載考其記注皆爾都無類月日食之事沈劉相去不遠事所同知明宋志魏晉宋三類食羌無故實記注不言也元經傳晉泰始十年正月三月元經元康九年十一月十年正月皆日有食之亦非其理且短書不足校鄭樵通志災祥略晉泰始二年七月丙午晦十月丙午朔首尾六十一日九年四月戊辰朔七月丁酉朔首尾九十日十年正月乙未三月癸亥首尾八十九日永康元年正月辛卯四月辛卯首

尾百二十一日永嘉元年十一月戊申二年正月丙子首尾八十九日宋元徽元年十二月癸卯朔二年正月癸酉朔首尾三十一日梁大同四年正月辛酉朔六月辛丑朔首尾百五十一日_{干支}皆非其理樵不知數編排謬複也魏書天象志延興三年十二月癸卯朔日有食之四年正月癸酉朔日有食之首尾三十一日非其理也北史高祖紀載之魏書紀不載是年爲宋元徽元年二年通志采之南史止載元徽元年食無二年食大同亦止載四年六月食無正月食也元史順帝紀至正二年八月庚子朔日有食之十月己亥朔日有食之首尾六十日非其理也亦史官謬複天文志載日食順帝時十有三獨至正二年無日食其十八年六月戊辰朔十二月乙丑朔首尾百七十八日得再食而六月之食紀又無之故知史官謬複也日月之行

實有一定不差錯宋洪邁容齋五筆云慶元丁巳歲二月望七月望十月二十夜二更二十一夜二更十一月十八夜十二月十七夜五更十八夜四更皆月食一年八食仍不拘月望其言不可解又所記止七食檢宋史天文志所載月食慶元二年止八月壬戌一食是邁所見七食由流眚蔽虧一處見之他處卽不然故五筆自引劉孝榮說月非望不食明其年十月二十二十一十二月十七十八頻食之非也日無十四十五二十二食之理月無十八二十二一食之理月無比日食之理日無比月食之理然則春秋襄公二十有一年二十有四年記之何也時無推日食之法失在策書孔子不能追改以春秋爲春秋則桓公五年春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十有二年十有一月丙戌公會鄭伯盟於武父丙戌衛侯晉卒之比也

月令非周書論

蔡邕言禮記月令爲周書第五十三盧學士文昭取其議刊月令爲月令解魯恭言月令周世所造孫觀察星衍以其人在鄭前著論規鄭且曰謂月令非周書是爲疑經疑經則治以非聖無法之罪蔡文學漢馬孝廉瑞辰皆輯章句爲申其義今推以爲月令非月令解經自有文呂不韋魯恭蔡邕不是聖人可以非之且禮記自名記何嘗畫周爲界也逸周書周月解云惟一月旣南至日月俱起於牽牛之初是謂日月權輿此月令則云孟春之月日在營室昏參中旦尾中乃命太史守典奉法司天日月星辰之行宿離不貸以初爲常周月解云旣南至日月右迴而行月周天進一次與日合宿日行月一次而周天厯舍於十又二次終則復始此月令則云季冬日在婺女昏婁中旦氐

中日窮於次月窮於紀星迴於天數將幾終歲且更始其斷天
行始終周月解起牽牛故周人以斗牛爲星紀爲十二次之始
此月令季冬星迴於天則起營室室壁爲天門爲十二次之始
相去四十五六度周月解月令解既同周制不容大悖豈得以
此月令當周月令解古憲起算二法絕不相涉晉書律曆志董
巴議云顓頊以今孟春正月爲上元其時正月朔旦立春五星
會於天廟營室又云湯作殷曆復以冬十一月冬至朔旦爲元
首弗復以正月朔旦爲節下至周魯及漢皆從其節此冬至立
春二法也巴又云據正四時夏爲得天以承堯舜從顓頊禮記
大戴曰虞夏之曆建正於孟春此之謂也謂唐堯亦以立春起
算而其實不然後漢改用四分詔云璇璣鈴曰述堯世放唐文
帝命驗曰堯考德顧期立象保乾圖曰三百年斗曆改憲今改

行四分以遵於堯以順孔聖順孔聖者晉志引命曆序云孔子
爲治春秋之故退修殷之故曆又云四分之一殷憲也是唐殷
同用四分大戴誥志云虞夏之曆建正於孟春不言唐也然則
顓頊虞夏正朔用寅以立春起算秦正朔用亥而置算從之唐
殷正朔用丑以冬至起算周魯正朔用子而置算從之月令解
與周月解用唐殷法此月令用顓頊虞夏法至明也劉洪云甲
寅麻於孔子時效顓頊秦所施用又云甲寅天元正月朔旦甲
子冬至七曜之起始於牛初乙卯之元人正己巳朔旦立春三
光聚天廟營室五度司馬彪論云漢興承秦初用乙卯不言承
周周同唐起冬至秦同顓帝起立春月令於孟春言星辰之初
於季冬言日月星辰數將幾終豈得謂卽周書月令解使與周
令解相謬蔡邕於熹平四年議憲云秦法用顓頊元用乙卯其

明堂月令論

續漢志注
誤刊命論

云顓頊麻術

集誤
刊衡

曰人元

俱譌
天元

乙卯正

月己巳朔旦立春俱以日月起於天廟營室五度

集譌太建
宮室制度今

月令孟春之月日在營室是邕亦言月令用顓頊法非周法又馬融注論語引周書月令云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棗杏之火夏季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櫟之火冬取槐檀之火其書馬融尙見之依此月令卽當分爲五處又此月令有中央土而月令解以王土四季名夏季與素問名長夏同知無中央土名又召誥正義引周書月令云三日粵朏卽班志之古文月采班固及見之此月令文例無處著之又周家尙赤此月令車旂衣佩五時五尙時水德未王未定天下呂氏春秋得空言之推衍穆公以後四時希成制作後以罪徙事不成至漢始全五時俗儒不知其意魯恭徒見月令之名與周書篇名合因言周世所造所據夏

之時也周公制周禮三代異制豈得據夏正爲令穎子嚴之徒因謂月令晨昏距宿當在中氣如此則起冬至此月令何以與月節氣日在連文正義引鄭目錄云月令者以其記十二月政之所行本呂氏春秋十二月紀之首章禮家好事鈔合之後人因題之曰禮記言周公所作其中官名時事多不合周法官名太尉據緯書唐有之周不有也時則狼弧建星亦見魯憲而星次終始不合周魯法事則季夏伐蛟取鼃登龜取鼃鄭云甲類秋成周禮秋取龜魚又言凡取龜用秋時是夏時之秋作月令者以爲周時周之八月夏之六月因書於季夏誤也是此月令非月令解之確證蔡邕明堂月令論云周書七十一篇而月令第五十三呂不韋取爲紀淮南王亦取以爲第四篇似邕親見周書有此月令文者今檢月令問答則云予幼讀記以爲月令

體大經同不宜與雜錄並行而記家記之又略前儒章句不知徵驗諸經周官左傳實與禮記通等是邕止據記作論求其作論之由則云記書月令文義所說博衍深遠宜周公所著是邕忽然意思如此不根之談不足信用也

周官西漢無傳授義

隋書經籍志云漢時有李氏得周官上於河閒獻王闕冬官一篇王購以千金不能得遂取考工記合成奏之按古事所傳多譌隋書經籍志爲唐初所撰欲仿漢志強求其書傳授不知周官在西漢無傳授也漢書河閒王傳云所得皆古文先秦舊書周官尙書禮記孟子老子之屬不言王奏之漢書藝文志云禮古經出魯淹中與河閒王所得古文禮同不言王所奏又書云古文尙書禮記出孔子壁中魯恭王得安國獻之與河閒王

所得古文尙書禮記同亦不言王所奏此皆漢志明文河閒王何獨奏周官乎又樂云六國之君魏文侯最爲好古孝文時得其樂人竇公獻其書乃周官大宗伯之大司樂章也武帝時河閒獻王好儒與毛生等共采周官及諸子書言樂事者以作樂記則周官孝文時已在祕府以校竇公之書安得如經籍志河閒王奏之賈疏言孝武時始出乎河閒王自藏其書但與祕府所有者同不得以河閒王爲周官傳授之始也藝文志云周官經六卷周官傳四卷注云王莽時劉歆置博士此新代事於漢無涉賈疏謂考工劉歆所足其言有本經籍志謂河閒王合成之最無稽也周官至東漢始有傳授後漢書儒林董鈞傳云鄭眾傳周官經馬融作傳授康成賈逵傳云父徽從劉歆兼習周官逵於章帝建初元年詔令作周官解詁鄭康成傳云從東郡

張恭祖受周官賈疏引鄭序云世祖以來通人達士鄭少贛興
子仲師眾衛次仲賈景伯達馬季長融皆作周禮解詁二三君
子可謂達雅廣攬者也又云二鄭存古字發疑正讀亦信多善
今讀而辨之經籍志云河南綏氏杜子春受業於劉歆因以教
授賈疏云劉歆弟子惟杜子春尚在永平之初年且九十鄭眾
賈逵往受業焉然則自劉歆賈徽賈逵者一本也自鄭興鄭眾
馬融者一本也自杜子春者一本也自張恭祖者一本也檢鄭
注引杜子春鄭司農及故書往往文字不同推之鄭所用者張
恭祖本以本傳云受也故書者賈逵本以逵傳云徽從劉歆是
祕書舊本也鄭司農杜子春均別題名則唐人謂杜受劉歆鄭
受於杜終不可信矣讀注即得之

反切證義

三國時孫炎作反語以雙聲字讀就疊韻字即得之後人惡反
字因名之曰切蓋兩合讀法緩呼之則二字急呼則一字也論
者謂反切自西域入中國且分別反切異義乃不思之過就緩
讀急讀法求之春秋穀邱左傳句瀆之邱桓十句瀆穀也春秋
遇於垂左傳遇於犬邱隱八犬邱垂也春秋垂葭左傳實邾氏定十
三垂葭音如姑邾也春秋吳子乘左傳吳子壽夢襄十壽夢音萌
乘也春秋密州左傳買朱鉏襄三朱鉏州也左傳先言寺人披
僖二後言寺人勃提僖二勃提披也左傳先言公子鉏哀五後言
且于哀六且于鉏也是皆一字古人緩讀之則二字以反言切之
卽是反切注謂地之一名人之一名者未明反語義也以此推
之大祭爲禘徹膝爲韠茅蒐爲韎詩箋茲其爲鉏丁音爭寧爲鉏行
人爲信鬼與爲車陣邾婁爲鄒不來爲鯉顓孫爲申鞠窮爲芎

巖據爲芟蒺藜爲茨終葵爲椎負蟠爲蜚不聿爲筆編笄爲篴
口齒爲齧早晚爲逮居閒爲介還來爲迴叱人爲嗔何不爲盍
奈何爲那之焉爲旃之乎爲諸之矣爲只如是爲爾而已爲耳
皆見經傳合讀二字爲一又有常語叔母爲嬭舅母爲妯姆阿
爲媽常行字山井爲神七經孟子攷文補遺末有爲靡弗曾爲分不要爲別
不可爲叵等物爲底是麼爲傻山玉切作麼爲怎不阿爲巴未有
阿爲嗎皆中土自然之言急讀之卽反切又析張爲渚鄉漢張縣今渚鄉潘爲蒲坂皇甫謐言如此今懷來衷爲征鐘宋書五行志征鐘落地蓋謂衷衣袴櫟爲
子公王褒僮約披薜戴子公注子公笠也見太平御覽笠部老爲潦倒癯爲龍鍾恰爲邱
八鑒誠錄馮涓對蜀太祖王建擊掄太爲特殺一作忒覲爲麻披曲爲屈律圈爲
屈孿孔爲窟籠團爲突爨餽爲餽饌衙爲衙衙就爲卽溜精爲
卿令荆芥爲舉卿古拜則又卽一字緩讀爲二亦切法也溪蠻

叢笑不乃羹不乃是擺謂數調之史記陳涉世家夥頤是驚美
辭分言之則音爲夥而頤爲音助合言之則音如虺今人語猶
然凡此皆反切所出自然之故至美之義見經史正文及小說
所記方言嘖文其人皆不見西域書反切不出西域至顯白矣
鄭樵云中土人明於目梵聰於耳則尤自誣其耳中國諧聲是
耳聰也孫炎作反語後又互反之匡謬正俗云晉灼漢書音義
楊惲反由嬰楊舊音盈吳志諸葛恪傳云成子闇者反語石子岡也
宋書五行志同晉書五行志作常子闇又云清暑反楚聲宋書
云袁愍反殞門齊書云勝熹反始興又陶郎來反唐來勞又東
田反癡童又舊宮反窮廩梁書云同泰反大通又鹿子開反來
子哭隋書五行志云楊英反羸殃南史云叔寶反少福搜神記
云溫休者是幽婚也金樓子云高厚者狗號甄異傳云高褐者

葛號宣室志云侵詰者金截隋唐嘉話云盧浩反老胡集異記
云任調反饒甜珍藥反張鎰續異志云盧鉤反螻蛄談藪云蓬
萊反裴聾朝野僉載云叔麟反身戮又寵之反癡種又德靖反
鼎賊酉陽雜俎云洗白馬反瀉白米啟顏錄云天州反偷擅毛
賊反墨槽曲錄鐵反契縵禿又木桶反矇禿又奔墨反北門窟
後反口缺唐摭言云方干詩草裏論反村裏老譚佛書者亦以
般若反不染其他酒則索郎反桑落物則蠟喻反蠶鼃金樓子
云宋玉戲太宰屢游之談流連反語遂有鮑照伐鼓孝綽布武
韋瓘浮柱之作顏氏家訓文章篇云世人或有文章引詩伐鼓
淵淵者宋玉已有屢游之誚如此流比幸須避之書證篇云鮑
昭謎字皆取會流俗不足以形聲論也蓋反切以雙聲疊韻或
流爲口吃詩故求古反切在方言異文虞辭雅諧微茫之際中

國自言反切佛書自言字母離之則兩美且有字則有反切北
齊書廢帝紀云跡字自反足亦反爲跡足責反爲蹟也其先亦
有此義說文云風動蟲生從虫凡聲論衡商蟲篇云夫蟲風氣
所生倉頡知之故凡蟲爲風之字是倉頡從凡蟲省太平御覽
引春秋考異郵云其字虫動於凡中者爲風則凡虫自切爲風
也推之舍予自切爲舒赤至自切爲經赤貞自切爲頰朱口自
切爲味刺音辣貝自切爲賴禿貴自切爲積東疋自切爲疎巾氏
自切爲帑羽異自切爲翼羽立自切爲翊女襄自切爲孃女信
自切爲佞至秦自切爲臻雨云自切爲雲日安自切爲晏邑牙
自切爲邪音曳延音曳自切爲延人分自切爲份十骨自切爲肸
必自切爲宓皂人自切爲會衣谷自切爲裕欠金自切爲欽
言台自切爲詒目少自切爲眇角奇自切爲觥火斤自切爲斨

火共自切爲烘虫之自切爲蚩羊久自切爲羝月又自切爲有
肉去音突自切爲育肉與自切爲腴佳奚自切爲雞目民自切爲
眠麥丐自切爲麪委覓自切爲巍八弋自切爲必者竹自切爲
箸如此之類半爲雙聲半爲疊韻李陽冰亦言矢引爲矧說文
繫傳譏爲七書今略舉之其類甚多六書中諧聲一義豈七書
耶知兩合爲反切則緩讀急讀古人用文字中自有反切兩合
自反則古人制文字中亦自有反切庾文隱義又見世俗常言
亦有反切反切自中國之學若沈括引奘爲而犬兩合此又不
學之過奘字豈得從犬亦僧徒之莠言矣

古憲論

漢書藝文志黃帝五家憲三十三卷顓頊憲二十一卷顓頊五
星憲十四卷夏殷周魯憲十四卷所謂六家古憲律厯志云五

霸之末史官喪紀疇人子弟分散或在夷狄其所紀有黃帝顓
頊夏殷周魯憲蓋中外異本又伏羲神農少昊高辛唐堯虞舜
其治憲亦有端緒可尋前世傳者續漢書律厯志引洪範五紀
論云民間亦有黃帝諸憲不如史官記之明也宋書律厯志引
五紀論云黃帝憲有四法顓頊夏周並有二術杜預長厯云春
秋七百七十九日夏憲得五百三十六日眞夏厯得四百六十
六日周憲得五百六日眞周憲得四百八十五日是夏周二術
並行顓頊術同又云或用黃帝以來諸憲以推春秋朔日又云
漢末宋仲子集七憲以考春秋皆不合是古憲漢時尙存也今
知古憲大要天度四分又無歲差續漢志賈逵論云古黃帝至
周魯冬至皆在建星建星今斗星也云今斗星者謂漢冬至在
斗據周髀經言則庖犧神農時已然蔡邕集明堂月令論云顓

項術人元乙卯正月己巳朔旦立春日月俱在天廟營室五度
今月令孟春之月日在營室邕意月令周制是由周髀伏羲至
周由賈逵黃帝至漢由蔡邕顓頊至周推日皆同則古憲不知
有差戴法與據賈言以難歲差又云古之六術並同四分祖沖
之遂云古憲之作皆在漢初周末理不得遠且卻校春秋朔並
先天則非三代以前之明徵矣又詩十月辛卯日食梁虞劄唐
大衍元授時以己術推之在幽王六年而周魯憲無可考正義
乃云古憲書亡矣今世有周魯法蓋漢初爲之其文無遲速贏
縮考日食之法而其年月往往參差是以漢世通儒未有以法
考此日食者此皆不揆道眞強爲論議減四分求交食定歲差
乃後人推得古人本所不知非其術僞也宋書厯志云何承天
言三統方於四分六千餘年又益一日揚雄心戒其說采爲太

玄今按雄法言重黎篇云渾天落下閎營之鮮于妄人度之耿
中承象之幾乎幾乎莫之能違也蓋哉蓋哉應難未幾也又覽
其難蓋天八事於天學甚疏若用三統則自古經傳皆各用其
時憲法雄烏從豫知後世有承天法且承天法後亦不驗自蔡
邕以後世法說月令而注與經背久之時術又改展轉相謗其
注亦廢是經義終不能明注說又不可用無益於術而有害於
經是故說經傳者當知其時布算立度而各申其旨則於天學
沿革當明古憲不可不知也周髀算經云古者庖犧立周天厯
度又云古者庖犧神農制作爲厯度元之始見三光未如其則
日月列星未有分度乃定其法日月俱起建星太平御覽引春
秋緯云天地開闢五緯各在其方至伏羲乃合故以爲元管子
輕重戊云慮犧作造六筮字計以迎陰陽事物紀原玉海引通厯

云太昊始有甲麻楊泉物理論云疇昔神農正節氣審寒溫以爲早晚之期故立麻日亦見藝文類聚是日度節氣詳於二聖漢書律麻志有司劾張壽王云官有黃帝調麻不與壽王同則黃帝書在漢有徵續漢志論云皇犧氏之有天下也未有書計暨於黃帝頒示文章重黎記注象應著明始終相驗準度追元乃立元辛卯於是顓頊用乙卯虞用戊午夏用丙寅殷用甲寅周用丁巳魯用庚子晉書律麻志云昔伏羲造八卦作三畫以象二十四氣黃帝因之初作調憲皆謂伏羲時有算法黃帝時倉史作文字始有迎日推策之文史記世表論云余讀牒記黃帝以來各有年數稽其憲譜牒終始五德之傳古文咸不同乖異續漢書天文志云星官之書自黃帝始則六憲書始黃帝其不同乖異由於置算各殊大戴禮五帝德云黃帝麻離日月星

辰文選注引春秋命麻序云帝軒受圖洛授憲藝文類聚法苑珠林太平御覽並引世本云容成作憲容成黃帝臣也史記五帝本紀云黃帝獲寶鼎迎日推策封禪書云黃帝得寶鼎神策於是推策迎日麻書云黃帝考定星辰建立五行起消息正閏餘漢書郊祀志云是歲己酉朔旦冬至得天之紀今據素問其時以斗建寅月爲始而置算自起冬至也後漢書張衡傳云渾元初基靈曜未紀吉凶分僭人用瞳矇黃帝爲斯深慘有風后者是焉亮之天步有常風后之爲也儒者以黃帝有譜牒之傳託始黃帝其書後亡所謂四法者漢時猶及見之北史李業興傳云業興以黃帝辛卯殷憲甲寅徒有積元而術數亡缺乃修之各爲一卷則其時黃帝法及殷法俱已亡故沈括夢溪筆談云自顓帝憲至今見於世謂之大憲者凡二十五家不計黃帝

及殷也而宋史厯志開禧三年鮑澣之上言自黃帝已來至於秦漢六憲俱存蓋展轉販引實則南北朝何承天祖沖之以至張賓劉焯僧一行等訛詆古憲皆不見古憲者也少昊氏則有司憲之官春秋昭十七年左傳云郊子言少昊鳥紀官鳳鳥氏厯正也玄鳥司分伯趙司至青鳥司啟丹鳥司閉顓頊則續漢天文志云高陽氏使南正司天北正司地其術元起乙卯施用於秦及漢初其文散見最易知五行大義引文曜鉤云顓頊並幹上法月參集歲成紀以理陰陽則章閏之法故祖沖之何承天言古憲章歲皆十九由不見黃帝法以顓頊概之沖之又云顓頊元在乙卯命厯序則言此術設元歲在甲寅謂憲爲僞按漢爭甲寅元官指爲殷法又續漢志云圖書漏泄而考靈曜命厯序皆有甲寅元其所起在四分庚申元後百十四歲朔卻差

一日則命厯序改顓頊乙卯爲甲寅以圖書漏泄漢人已明言之沖之並不讀書但對簿籍干支宜妄詆也高辛之憲祭法云帝嚳能序星辰以著眾大戴五帝德云帝嚳厯日月而迎送之魯語展禽云帝嚳能序三辰以固民法云次序三辰以治憲明時史記五帝本紀云帝嚳高辛氏厯日月而迎送之周禮疏引鄭注尙書云高辛之世命重爲南正司天黎爲火正司地按楚語及史記並言顓頊後堯育重黎太平御覽引文曜鉤云高辛受命重黎說天唐堯卽位羲和立渾儀周禮疏引鄭注尙書云高辛重黎堯育其後鄭所以異於楚語史記者蓋本文曜鉤然史記厯書云顓頊後重黎天官書云高辛之前重黎亦謂顓頊之世緯或誤斷此文又唐堯儀器必不當名渾儀宋書天文志徐爰引鄭璇璣玉衡注謂之渾儀亦爲此緯所誤此緯文不應

經史不足引據也堯實育顓頊之重黎卽位後乃命羲和據易緯乾鑿度云元憲無名握先紀曰甲子歲甲寅又云堯以甲子受天元爲推術五行大義引春秋文曜鉤云堯眉八采是謂通明厯象日月陳制考功續漢志改四分詔云尙書璇璣鈴曰述唐世放堯文帝命驗曰堯考德顧期立象今改行四分以遵於堯是堯憲雖無書要已改朔立元爲推術四分通法獨言述唐者漢自以堯後故以四分法歸堯宋書厯志魏楊偉表云在唐帝以大呂之月爲歲首以建子之月爲憲初是唐正朔用丑置算則起子半與殷同法皆上承黃帝若顓頊則算起立春虞夏秦因之晉書厯志董巴議云顓頊以正月爲元夏爲得天以從堯舜承顓頊故也是巴不知唐時正朔建丑也虞法可知者改唐法開夏法元用戊午大戴禮諸志云虞夏之厯建正於孟春

撫十二節卒於丑日月成歲經再閏以順天道此謂歲虞叶月夏亦同之皆用顓頊法唐志大衍日度議云顓頊上元甲寅歲正月甲寅朔辰初合朔立春七曜皆直良維之首其實夏憲也按夏自有憲但用顓帝術夏用丙寅不得以丙寅爲夏憲顓帝用乙卯而此甲寅者四分後圖書漏泄又五紀論言有二術一行乃謂是夏憲然則秦漢亦從顓頊法出得謂顓頊憲夏憲實秦漢憲乎一行止知算法唐人誤以爲宏覽實則止習史記以下律厯天文二種而文義不屬顧此失彼又好議論迷惑人也求夏憲之異者宋書天文志引劉向五紀論云夏憲以爲列宿日月皆西移列宿疾而日次之月宿遲按淮南修務訓云攝提鎮星日月東行而人謂星辰日月西移者以大氏爲本太平御覽天部引桓譚新論云通人揚子雲因眾儒之說以爲天常左

旋日月星辰隨而東西是蓋夏憲推步之法爲夏書師儒之說
宋書律厯志祖沖之云劉向以爲夏憲特違眾法後人所造則
又不然七政西移自違眾法謂月行遲則月生三日日將入而
月見西方將晦日未出乃見東方無朏朧側匿之說與五行傳
不合向所不喜無以難之卽以爲僞不知西移自一代之法不
以通於前後說夏書者必宜知之而後儒以概唐虞商周又宜
明太祖之漫斥之蓋惟夏憲則可以七政西移言之也夏憲特
妙者續漢志注開元占經並引張衡渾儀注云春分去極九十
少秋分去極九十一少者就夏續漢志注如此憲暑景之法以
爲率也則九道陰陽轉之法洪範云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內
外舒疾惟夏憲知其不同故續漢志霍融上言刻漏不如夏憲
密其春秋分相逐晝夜刻不相應明徐光啟以近遠推日行距

地用定氣置閏以爲采自西洋謂是新義亦不詳檢古書之過
又天南北度數義明於此發斂舒疾可以測知而古人百度則
得數有常梁人刻漏經以佛法九十六刻爲古初亦不悟古今
各異制妄造故實也晉書志董巴云殷憲弗復以正月朔旦立
春爲節更以十一月朔旦冬至爲元首正建丑算則起冬至也
蔡邕明堂月令論云甲寅元冬至起於牛初謂是殷法晉志姜
岌引命厯序云孔子爲治春秋之故退修殷之故憲使其數可
傳於後世續漢志云甲寅元於孔子時效蓋孔子見魯厯多失
退修殷憲存其數非以追改二百四十二年之朔望而岌云以
殷厯考春秋月朔多不及其日唐一行大衍中氣議亦云哀平
閒治甲寅元憲者託之非古也是眞不明理之談又詩正義引
五紀說云殷憲之法惟有氣朔而已北史李業興傳亦言殷憲

徒有積元是其書本不詳宋書志祖沖之云殷憲日法以九百四十而乾鑿度言殷憲以八十一爲日法若易緯非差則殷憲必妄按日法九百四十所謂古憲皆四分中得二百三十五乾鑿度云紀曰甲寅積二十九日與八十一分日之四十二得一月是月法與四分不相涉卽俱以月法言九百四十亦不違異月令正義引考靈曜云九百四十分爲一日二十九日與四百九十九分爲一月是殷憲與乾鑿度正合沖之之言斯爲妄矣周魯二法唐時猶存太平御覽引董巴云武王作周憲周公作魯憲其可知者唐大衍日度議云甄曜度及魯憲南方有狼弧無東井鬼北方有建星無南斗月令中星沿之逸周書周月解云惟一月旣南至則算起冬至孟子云苟求其故千歲日至可坐致周法積元也大衍中氣議云殷法中氣後天周法合朔先

天魯法又先周四分日之三此自古法之疏春秋正義引釋例云魯法不與春秋符殆後來好事爲之非眞也不悟左氏於襄二十七年哀十二年再著官失又漸修之則法與事不相應又頒朔則日官周法不頒朔則日御魯法春秋本行二法不符於魯法愈爲眞也大衍合朔議云春秋日食有甲乙者三十四殷魯先一日者十三後一日者三周先一日者二十二後一日者九其僞可知矣不悟曾子問有祭遇日食則接祭牲未殺則廢朝遇日食則廢禮從救日送葬遇日食不知復時則聽變古無推日食法魏黃初以後始課日食疏密宋書禮志魏正元二年史官答大將軍云自漢故事日食必當於交甲寅詔書有備食之制無考負之法而左傳昭十七年引夏書言建巳月日食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枚本屑征謂季秋日食史官不知至用兵

誅殺之且引政典有先時不及時者殺無赦於經傳皆不可通
大衍乃謂殷周魯三憲俱僞且古法疏日食不當其法之朔古
人所以有食晦食二日之占又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止三十六
食必多失載襄公二十一年二十四年再比月食不入食限則
春秋止三十四食宋衛朴法除莊十八年不入食餘三十五皆
云得之則比月食亦入食限知自來算家皆自欺之談也續漢
志劉洪上言己巳顓頊秦所施用蔡邕議云漢承秦用顓頊元
用乙卯漢志張蒼云顓頊憲比於六憲疏闕中最爲微近則秦
及漢初又以立春起算至改顓頊作太初起子半自後史志列
之燦然矣史記厯書云昔自在古憲建正作於孟春古憲者謂
秦及漢初用顓頊虞夏憲索隱云古憲謂黃帝以前有上元太
初等皆以建寅爲正漢志言上元太初謂太初之推算上元非

古有憲名上元太初也若漢之太初法不得謂之古憲古憲不
可行於後後世之法亦不可以說經蓋術雖工非經本意也世
之善遜辭者說三代則曰此何承天所不屑言者才述宋齊則
又曰此徐光啟所不屑言者京房有言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
昔事有沿革貴在好學深思心知其意循文求義各申厥旨而
後進求精密庶亦舉妄破經義詆毀古憲二千年之陋習而空
之

癸巳存稿

史記孔子世家後識語

孔子卒後六世孫斌爲魏文侯相漢高祖時孔子十世孫贛以
戰功封蓼侯十二年高祖幸闕里以太牢祀孔子諸侯卿相至
者先謁後從政封孔騰爲奉祠君蓼侯贛傳至璜失侯璜弟茂

之子宣爲長安君宣帝元康四年詔復其家元帝初元元年孔霸得封關內侯爵名曰褒成侯永光元年詔褒成侯以所食邑八百戶祠孔子先是初元元年匡衡請封孔子後爲殷後不納成帝永始三年梅福復請以孔氏爲殷後謂仲尼之廟不出闕里孔氏子孫不免編戶以聖人而歆匹夫之祀非皇天之意亦不納至綏和元年二月甲子封孔吉爲殷紹嘉侯食千六百七十戶尋進爵公地百里吉子何齊嗣哀帝建平二年益戶九百三十二平帝元始二年改殷公何齊子安爲宋公安孔子十六世孫也是年六月丙午以二千戶封孔子十六世孫褒成侯孔均奉孔子祠追諡孔子褒成宣尼公均霸曾孫也王莽時以均爲太尉不就遂失侯光武建武十四年均子志復得封爵而殷後孔安別爲漢賓

續漢百官志注

時大禮以二王後二公及孔子後褒

成君從也其閒若孔永孔奮亦能自致官爵自元始時諡孔子宣尼公至北魏孝文帝太和十六年改諡文聖尼父北周靜帝大象二年追封鄒國公唐太宗貞觀十一年稱先聖宣父高宗乾封元年賜太師武后天授元年追封隆道公玄宗開元二十七年追諡文宣王內出王者袞冕被之迨後鄭縈又請於諡中加哲字宋眞宗大中祥符元年議加至神元聖帝未行乃加諡元聖文宣王二年賜曲阜文宣王廟冕九旒服九章五年以國諱改元聖爲至聖神宗時判國子監常秩請尊孔子爲帝禮官李邦直議止之徽宗崇寧二年改用冕十二旒三年定名文宣王當紹興十二年西夏仁宗人慶三年尊孔子爲文宣帝止行於西夏元成宗元貞十一年加號大成文宣王明景帝景泰三年劉翺請尊孔子爲帝憲宗成化時祭酒周洪謨請尊孔子爲

文祖大成至聖皇帝常熟知縣楊子器請加配天廣運大成至聖萬世帝王宗師皆不行世宗嘉靖九年定稱至聖先師時徐階黎貫謂不宜去王號然不能爭也以上世家及尊號先是漢明帝永平四年令學校祀周公孔子十五年躬祀孔子及七十二弟子躬祀用太牢學校秩禮牲以犬唐高祖武德元年立周公孔子廟各一七年以孔子配周公太宗貞觀二年升孔子爲先聖而孔祀周公而孔子仍居配位高宗永徽時復祀周公爲先聖而孔子以先師配顯慶時復稱先聖玄宗開元二十七年祀孔子正南面至明嘉靖稱先師去王號而仍南面國朝順治二年國子監祭酒李若琳請加至聖先師爲大成至聖先師不復言封號樂章景平有云猗歟素王非爵也其神主與廟祀宋齊之制太子讀經通卽祀孔子北魏孝文帝太和十六年親拜祭孔子於

中書省明祀先聖於文華殿古聖帝南面周公西面孔子東面其太學之禮唐玄宗開元二十八年詔國學春秋二仲上丁以三公攝行事宋太祖建隆二年詔貢舉人就國子監謁先師著爲令其郡國廟梁武帝天監四年梁始立孔子廟北齊文宣帝天保元年命郡學於坊內立孔顏廟博士以下月朝之唐太宗貞觀四年詔州縣學皆作孔子廟九年顏師古言郡國立學廟非禮當止高宗咸亨元年敕州縣未立廟者速事營造自是孔子之廟徧天下矣漢桓帝元嘉二年魯相乙瑛請置廟卒史明年事下春秋饗祀出王家錢給犬酒直永壽二年相韓敕修孔子墓及禮器靈帝建寧二年相史晨請祀孔子依社稷出王家穀春秋行禮以共禋祀皆立碑漢學校之祭共犬酒太平御覽引桓子新論云孔子匹夫耳而卓然名著至其冢墓高者牛羊

雞豚而祭之下及酒脯寒具致敬而去魏書延興二年大金國志大定二十六年皆制用酒脯則雜依民俗非秩禮也魏帝芳正始二年使太常以太牢祭孔子於辟雍晉武帝太始三年詔太學及魯國四時備三牲祀孔子唐玄宗開元二十七年制國學以太牢用八佾州縣學以少牢元武宗至大二年制春秋二丁用太牢禮始定自漢文翁畫孔子像於蜀石室靈帝光和元年畫孔子及七十二弟子像於鴻都門學其後立廟遂係像唐玄宗開元八年以十哲及曾子配又畫七十子及二十二賢於廟壁明太祖洪武初國子監廟增木主司業宋濂坐謫官以其請毀像也憲宗成化五年闕里廟依京師制增木主英宗天順元年立孔子顏子曾子子思孟子銅像於文淵閣世宗嘉靖九年

張璉議毀像籩豆用十樂用六佾或依毀像或移像別作室奉之或亦不移不毀今闕里廟舊像也闕里廟漢世卽故宅興治桓帝元嘉二年置百石卒一人魏文帝黃初二年亦置百石卒史衛廟而於廟外廣爲室居學者宋孝武帝孝建元年詔建孔子廟同諸侯之禮北魏孝文帝延興三年給十戶供灑埽唐太宗貞觀十一年給廟戶二十睿宗太極元年以近祠戶三十供灑埽憲宗元和十三年置五十戶宋太祖建隆三年詔祭孔子廟用一品禮立十六戟於廟門眞宗天禧六年增殿庭廊廡百六十間仁宗慶厯四年以本縣中戶五十供灑埽嘉祐六年頒大成殿榜於闕里廟神宗熙寧二年行新法減省廟戶二十哲宗元祐五年復之徽宗崇寧三年定殿名大成國學郡縣學皆同四年定門戟二十四元太宗九年給守廟一百戶世祖至元

二年罷成宗大德五年復八年給灑埽戶田五十頃明太祖洪武元年置戶百世宗嘉靖八年改大成殿爲先師廟大成門爲廟門闕里廟祭以四仲上丁國子監府州縣學廟以春秋洪武十五年制也以上祠廟孔子墓周時諸生以時習禮其下史記集解皇覽云孔子冢南北十步東西十三步高一丈五尺塋地百畝史記云葬魯城北泗上故所居弟子堂內後世因廟藏孔子衣冠琴車書守相出私錢治之宋文帝元嘉十九年給灑埽五戶唐太宗貞觀十一年給戶二十墓初祠壇方六尺門弟子以瓴甓爲之漢韓敕易以石石廣厚三尺縱橫各七唐玄宗開元二十年遣禮部尙書以太牢祭孔子墓易舊石以封禪石以近墓五戶長供灑埽後又廣新石五尺宋眞宗景德四年置守塋二十戶大中祥符元年東封過仙源拜孔子墓命學士晁迥奠孔

子父母明太祖洪武時置灑埽戶七成祖永樂二十年建聖林

門以上墓

其推恩追崇始宋眞宗大中祥符元年封孔子父齊國

公母齊國太夫人妻并官氏鄆國夫人

并蓋寬弁之借唐人左傳桓六年正義宋人蘇

辨引家語正作并官

仁宗慶厯八年詔於聖殿後立廟齊國公像用九章

元文宗至順元年封啟聖王啟聖王夫人三年封鄆國夫人爲

大成至聖文宣王夫人又封顏子父杞國公母杞國夫人順帝

至元二年杞國畫像九章明英宗正統三年以顏路曾皙伯魚

從祀啟聖王殿世宗嘉靖八年改王爲公薛侃上言聖廟中顏

路三人在廡四配理所不安或其時三人兩從祀歟

以上推恩自褒

成侯至漢和帝永元四年定爲亭侯食千戶魏文帝黃初二年

改宗聖侯邑百戶晉武帝太始三年改奉聖亭侯邑二百戶至

宋孝武帝大明時奉聖亭侯失爵南朝亦詔求孔氏後北魏孝

文帝延興三年以孔子二十八世孫孔乘爲崇聖大夫太和十九年孝文帝如魯祀孔子封孔靈珍爲崇聖侯邑百戶齊文宣帝天保元年改恭聖侯周靜帝大象二年追封孔子鄒國公以孫孔長孫襲邑百戶隋煬帝大業四年封長孫子嗣哲紹聖侯食百戶唐高祖武德九年封嗣哲子德倫爲襲聖侯太宗貞觀十一年詔襲聖侯食邑百戶位同三品中宗神龍元年以鄒魯百戶爲隆道公後襲聖侯采邑玄宗開元二十七年隆道公爲文宣王襲聖侯進爵爲文宣公兼兗州長史長任代不絕肅宗上元二年詔文宣公位二品文官下憲宗元和二年赦敕與文宣公子一人官遂爲例昭宣帝天祐二年朱溫專政失爵越二十八年唐明宗長興三年復文宣公爵兼縣令則孔仁玉也先是仁玉父光嗣不得封仕泗水主簿梁乾化中爲廟戶孔末所

弑唐明宗誅末授仁玉曲阜主簿旋爲令復公封宋初卒贈兵部尙書今孔氏稱爲中興祖者也宋太祖乾德四年授仁玉子孔宜曲阜主簿後襲文宣公眞宗咸平三年詔本道轉運使及州長吏待孔氏爲令簿者以賓禮勿使庭趨仁宗至和二年改文宣公爲衍聖公立孔氏知縣唐季及五代孔氏宗子顯者才爲令簿至宋謂孔子子孫不使他族統治使文宣公兼攝曲阜令時孔宗原當襲而議者言文宣非可爲子孫爵名乃改衍聖公而別立孔氏一人爲知縣英宗治平元年詔勿以孔氏知本縣襲封人不得遠去家廟初襲成侯在洛陽同文門有漢元嘉三年碑云相瑛言襲成侯四時來祭事已卽去及唐天寶十五年文宣公孔璪避亂之寧陵遂家焉後以兼曲阜令在曲阜今別立令故申言襲封人當依家廟而衍聖公定著仙源仙源者

曲阜宋名也哲宗元祐元年改衍聖公爲奉聖公承爵者卽除寄祿官廩俸並視現在官給田畝考遷亦改寄祿官不領他職在故郡奉祀徽宗崇寧三年復爲衍聖公大觀三年敕孔子後常聽一人注本縣官令丞簿尉無定職金世宗大定二十年授衍聖公本縣令宋衍聖公孔端友南渡寓三衢六傳至孔洙入元而金別擇立衍聖公廢帝天德二年詔衍聖公俸格加於常品晉階承直郎章宗明昌二年以衍聖公四品階八品不稱超授中議大夫元太宗五年分縣尹至定宗時衍聖公元措卒養弟之孫渢爲嗣後以族人誣渢非孔氏子封中絕縣尹仍孔氏世襲官爲修廟致祭世祖至元十六年宋亡十九年宋衍聖公孔洙至上都帝欲使襲封讓於居曲阜世承祀者越十四年成宗元貞元年封孔治爲衍聖公二年設知印官大德四年給衍

聖公隨朝四品官俸七年縣尹用衍聖公弟襲補自渢失封至治襲封封中絕者四十四年元文宗至順二年給衍聖公三品銀印順帝至正八年以衍聖公爵與階不稱晉秩中奉大夫換二品銀印明太祖洪武元年進衍聖公秩二品階資善大夫置掌書典籍管勾司樂知印奏差書寫與孔氏世襲知縣七年改世襲知縣爲世職知縣凡衍聖公官屬知印始元貞時奎文閣典籍始元武宗至大二年司樂始元仁宗延祐六年餘皆明制也宋徽宗崇寧二年詔孔氏選親族一人判司簿尉事爲族長明太祖洪武七年賜孔庭族長龍頭藤杖主理家政永樂二十二年仁宗卽位賜衍聖公正一品服景帝景泰三年改賜三臺銀印帶服皆正一品列文臣班首神宗萬曆七年萬壽節衍聖公入賀待以客禮不在文武班不與朝參二十二年賜衍聖公

長子公世子名號

例惟親王世子郡王公皆長子

年十五授二品冠服

以上世家言

其祭田漢唐依官爵唐中宗神龍元年以鄒魯百戶租稅供薦
享宋眞宗大中祥符元年賜田百頃哲宗元祐元年添給百頃
八年又賜百頃金章宗明昌五年增祭田六十五頃屋四百間後
又撥給地六十四畝有奇元成宗大德五年官置祭田二十頃
九年以尙珍署田五十頃供曲阜林廟祭祀明太祖洪武九年
賜祭田二千大頃分五屯四廠十八官莊成祖永樂五年賜滋
陽田七十三大頃順天湯沐田八十二頃

以上祭田

其給復先時有

司酌復之唐高宗乾封元年詔賦役之事褒聖子孫合門勿事
周世宗顯德五年抑爲編戶宋太宗太平興國三年詔復之元
太宗九年詔復孔顏孟三氏子孫世世勿與明太祖洪武元年
詔復三氏子孫大宗徭役英宗正統元年復聖賢後裔

以上給復其

奉祀以宗子主之或幼與病則攝宋大中祥符元年文宣公孔
聖佑年十一九年遷孔道輔知本縣主祠天禧四年聖佑年二
十四襲封兼知縣金宣宗貞祐二年衍聖公元措赴京師弟元
用攝祭國朝衍聖恭愍公毓圻晚多病以子傳鐸攝祭傳鐸當
襲雍正八年乞病卽以子廣沂襲嘉慶四年衍聖公憲培卒嗣
子慶鎔幼以本生父博士封公爵憲增攝祭十一年八月交代
以上奉祀其京邸始明成祖永樂二十二年太子仁宗賜也在東安
門外天子祭闕里會孔氏子孫始漢章帝元和二年大會孔氏
六十三人以儒者巾服見天子臨雍衍聖公率諸賢裔觀禮京
師始明景帝景泰元年

以上邸

其從祀配享曹魏黃初時曲阜廟

像二弟子執卷侍立

見水經注

元魏興和三年兗州刺史李珽修廟

修像以從陳蔡十子雕係其側青衿青領其在祭典先時止以

顏子配或亦拜七十二弟子北齊時郡學立孔顏廟諸賢不與也唐太宗貞觀二十一年始以先儒左邱明等二十二人配享玄宗開元八年以十哲配二十七年增十哲及曾子等六十七人公侯伯爵後唐明宗長興二年始定七十二賢邊豆酒脯宋眞宗大中祥符二年又追封孔子弟子加左邱明等十九人封爵徽宗政和元年更定孔門弟子封爵改犯先聖諱者至以宋人王安石封舒王升坐配享金章宗承安二年升先賢先儒封爵元仁宗皇慶二年以宋元儒從祀先是南宋自撤出王安石別以宋儒從祀至是及闕里廟矣延祐三年定四配始者北宋及金元皆以顏孟配位顏右孟左與孔子平列南宋度宗咸淳三年四月增曾子子思爲四配東西配延祐時從之升有子子張宋朱子於殿上合四科閔子以下爲十二位則定於國朝也

明世宗嘉靖九年去從祀公侯伯號分稱先賢先儒熹宗天啟時以魏忠賢從祀後撤之

以上從祀

自宋仁宗慶厯三年立尼山廟

學教孔顏孟子孫哲宗元祐元年撥給近尼山田二十頃元仁宗延祐二年改中庸精舍爲子思書院設山長文宗至順元年加號顏子復聖曾子宗聖子思述聖孟子亞聖明太祖洪武元年改廟學爲三氏子孫教授司立尼山洙泗二書院山長又置灑埽戶八英宗正統九年設三氏學生員景帝景泰三年置顏氏孟氏世襲博士孝宗宏治十六年加衍聖公次子翰林院五經博士第三子太常寺博士皆世職武宗正德元年立衢州孔氏博士以朱洙子孫世襲二年以衍聖公次子博士主子思書院世宗嘉靖十八年立曾氏博士於嘉祥神宗萬厯十五年三氏學益曾氏爲四氏學熹宗天啟元年孔氏鄉試編耳字號聖

齊聖字半也自子思書院有博士子思始得專祠書院官置田
子思書院博士國朝順治十四年以明制太常寺博士龔其衢
州西安博士以西安孔氏龔松江青浦北有地名孔宅者言漢
時孔氏避地居此有孔子衣冠墓康熙四十四年聖祖仁皇帝
南巡親書扁聯賜之與衢州西安皆孔子後也五十八年八月
衢州歲科試定額外取孔氏童生入學二名以上四氏博士其諸州學
田宋眞宗乾興元年始詔給明英宗正統四年戶部奏準衍聖
公五屯存五百戶湊二千人辦納籽粒供祭祀其遣官祭於曲
阜始北魏獻文帝皇興二年遣中書令高允兼太常至兗州以
太牢祭孔子卽位告祭始元武宗至大元年卽位遣學士祭告
孔子顏子廟頒書籍始晉孝武帝太元十四年頒六經於孔子
廟避聖諱始宋徽宗大觀四年改瑕邱爲瑕縣龔邱爲龔縣金

章宗明昌二年改臣庶名孔子諱者曲阜孔廟前立下馬碑祭
版署御名太和五年詔進士名有犯孔子諱者避之告成太學
及曲阜廟則始聖祖仁皇帝平三藩其立碑則始平定朔漠爲
民祈福則始康熙三十四年遣吳涵初以上典制世祖章皇帝順治
元年定制一如明時交洪武二十五年八月二十五日明太祖
親封鐵冠道人圖匣於曲阜孔氏二年加孔子號大成至聖文
宣先師十四年定稱至聖先師孔子聖祖仁皇帝康熙二十九
年立天下文廟前下馬牌世宗憲皇帝雍正元年封孔子五代
肇聖王裕聖王詒聖王昌聖王啟聖王改啟聖祠爲崇聖祠二
年諭改幸學爲詣學增先賢博士三年定至聖諱字右加邑州
縣丁祭俱用太牢樂用八佾五年定八月二十七日至聖生日
齋一日禁止屠宰七年修曲阜廟殿及正門皆用黃瓦改舊名

宣聖廟爲至聖廟門戟二十有四八年設廟中孔氏執事官四十員高宗純皇帝乾隆元年國子監文廟亦易黃瓦二十一年改曲阜知縣爲在外調補缺停孔氏知縣而增孔氏執事六品官一先是執事四十員三品二人四品四人五品六人七品八人八品十人九品十人均由藩庫給俸二十兩准監生應試至是又六品一衍聖公田在會典者田二千一百五十七頃灑埽戶百十五皆免稅課徭役者今實免稅課田一千二百五十六頃七十八畝其九百頃二十二畝或以爲曲阜城中地案明時五屯二千大頃不應有曲阜城中地山東通志則云四千二百一十二頃五十一畝疑係現存大頃一頃爲三頃計之餘俱汶泗泃洸淤浸也仁宗睿皇帝嘉慶十四年十月以孔子祭田缺額九百頃諭山東查撥補還其廟基爲三百二十七畝五分林地

合新增總二千九百四十一畝九分墓刻今仍題文宣王廟像王冕服皆明以前法也林樹古物有年分繫牌宋書劉義恭傳云鎮彭城時魯郡孔子舊庭有柏樹二十四株經漢晉其大連抱有二株先折倒土人崇敬莫之敢犯義恭悉遣人伐取父老莫不歎息蓋取枯折二株爲材今廟樹林樹極蔥盛也明天啟時耳字卷舉人二名魯藩占一名聖裔占一名順治十四年二名俱歸四氏雍正二年增爲三名道光十一年孔昭虔任貴州布政使其子憲恭應鄉試山東以列耳字號官字號雙請皇上以歸官卷則失專設四氏學本意諭仍歸耳字專號孔氏之派今衍聖公慶字爲七十三世自明以公彥承宏聞貞尙衍八輩遠近支屬依用天啟中衍聖公衍植又定十字曰興毓傳繼廣昭允慶繁祥及允憲之襲也高宗改爲憲祥今俱依用憲字衍

聖公府當廟東詩禮堂垣東詩禮堂列聖詣廟講學處也康熙二十三年十二月丙子聖祖詣

依聖訓本作詣字

曲阜文廟至奎文閣

下輦由甬道旁行行三跪九叩首禮留曲柄黃蓋供廟廷四時享祭陳之世宗憲皇帝依行九叩禮乾隆五十五年高宗純皇帝八旬萬壽先期親詣曲阜廟致祭雍正時曲阜廟災世宗詣國子監大成殿祭奠告慰避殿減膳曲阜廟工成欽差大臣衍聖公山東巡撫同奏慶雲見其後高宗頒周器十於曲阜廟重排石鼓十於國子監廟熱河文廟衍聖公京邸今在西安門外太僕寺街顏氏士爲十七世曾孟亦用孔氏名曾氏毓爲六十九世孟氏傳爲六十七世顏曾孟祭田會典皆四十五頃顏氏又自增祭田見曲阜縣志共百一頃十畝六分八釐曲阜亦有僧道明有三聖祠正統時諭禁之國朝康熙三十六年衍聖公

咨巡撫布政使撤毀乾隆三年河南學政林枝春以三教堂佛居中聖人老子互爲左右請通飭毀之得旨允行古時有所禱南北朝祭或以女巫妖覡淫進非禮殺牲鼓舞倡優俚狎北魏孝文帝延興二年詔禁之定其禮封氏見聞記儒教云唐時風俗婦人多於孔廟求子有露形登夫子之榻者元成宗大德元年制各官蒞任先謁聖廟以次謁諸神廟著爲令廟始嚴闕國朝康熙二十五年直省武官協領

駐防

副將以上得陪祀四十九

年九月太原總兵馬際伯奏文臣皆得陪祭孔子武臣惟副將以上得陪祭請自今參將以下同城武弁得與文臣一體陪祭於是文武皆得在列元仁宗卽位遣宦者祭告殿上風起兩廡燭滅臺下鐵燭檠入土尺餘皆拔明洪武時每月朔望遣內臣降香嘉靖九年罷之然內學堂上學散學皆拜孔子非典禮主

祭也史記世家言極纖悉蓋情深文明其言世家記世祿也其名至當矣王安石言孔子可世天下以史爲失例其說可怪歎故復識世家言以後事如此

書古文尙書冤詞後

吾聞之鄒平成君瓘謂今枚文爲魏晉人書者非冤也古文非伏生所有二十五篇又分出伏書五篇者奏上於晉大行於唐疑於宋至元明人則憑虛詬訾之漢以伏生二十八篇益以泰誓置博士藝文志所謂經二十九卷者是也志又云尙書古文經四十六卷則漢書後漢書並云魯共王得壁中書還之孔氏孔安國上之未得施行然藏爲中經故志得錄之安國又自傳司馬遷及都尉朝以次傳膠東庸生清河胡常號徐敖平陵塗暉河南桑欽此皆不立學官而見儒林傳者扶風賈徽受書於

暉徽傳子達見本傳杜鄴亦扶風人後漢書儒林傳云杜林傳古文尙書林鄴子也魯國孔僖者亦世世傳古文拜郎中其時自安國所傳於外之古文若有違僖以古文立朝必能舉之矣林傳濟南徐巡東海衛宏宏定古文官書達傳孔氏學爲林作訓馬融爲之傳鄭君爲之注解其傳授則劉歆移文所云古文舊書藏於祕府轉問民間則膠東庸生之學與之同外內相應鄭本有注無注及伏生先出之書皆孔子所見之文也今其書非先立博士者則皆不傳而隋人劉光伯引晉書及唐人枚本正義皆爲枚書僞造桑欽以後傳授之人又斥古文鄭注爲張霸僞書按漢書儒林傳言霸書百兩篇成帝時以中書校之非是絀其書鄭本無百兩篇又言霸分析合二十九篇爲數十正義引鄭目惟顧命分康王之誥盤庚分三篇又異霸書是爲枚

學者不識數也鄭有注者堯典皋陶謨禹貢甘誓湯誓盤庚三篇高宗彤日西伯戡黎微子牧誓洪範金縢大誥康誥酒誥梓材召誥多士無逸君奭多方立政顧命康王之誥費誓呂刑文侯之命秦誓皆伏生故有說立博士謂鄭爲古文者鄭君云我先師棘下生孔安國亦爲其說故古文得自爲一學有師說又秦誓三篇民間所得武帝使博士起傳故獨有傳與書序總三十五篇三十一卷秦誓疏云李暉集注尙書于僞秦誓每篇引孔安國曰計安國必不爲彼書作傳不知安國作傳止秦誓三篇他古文無傳枚氏僞爲不知孔穎達且悍然爭之其事至今始明也其未立博士之篇馬融所謂絕無師說者謂之逸十六篇舜典汨作九共九篇大禹謨棄稷五子之歌胤征典寶湯誥咸有一德伊訓肆命原命武成旅獒囿命二十四篇十六卷皆

同題同卷古文本四十六卷武成一卷建武之際亡鄭以博士秦誓一卷益之復得四十六卷皆序自爲卷漢書楚元王傳云逸書十六篇藝文志云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荀悅漢紀武帝紀云得古文尙書多十六篇孔安國家進之云多者明伏生書雖少於孔壁書而史記儒林傳所謂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者實與孔壁書同後先相應也枚氏書則以孔壁文有師說之三十二篇分去書序又分堯典出舜典分皋陶謨出益稷以三十一爲三十三去孔壁文無師說者又去秦誓而造大禹謨五子之歌胤征仲虺之誥湯誥伊訓太甲三篇咸有一德說命三篇秦誓三篇武成旅獒微子之命蔡仲之命周官君陳畢命君牙冏命通孔古文及書序爲五十九篇五十一題同序同卷分序去一大禹謨皋陶謨益稷同序去二康誥酒誥

梓材同序去二通去五卷以合藝文志四十六卷之數不知同
序同卷大禹謨雜入伏書卷中難置多少之數枚視伏書題多
二十一文多十九篇多二十五卷多十八卷又半何云多十六
篇傳自桑欽乎至民間泰誓已立博士漢人或疑之劉歆欲立
古文亦不舉泰誓知古文中不得有泰誓枚乃造泰誓三篇尤
其愚拙之迹其序稱巫蠱事漢書楚元王及儒林傳皆有之然
安國嘗爲其說未聞泰誓外承詔作傳則孔傳之僞亦可知也
毛奇齡以楊倫傳誤文謂賈馬鄭爲泰書非孔學建武時天下
初定杜林於西州獨懷泰書古文一卷耳非有四十六卷又賈
逵爲作訓是有訓注之卷不得以論無注之十五卷奇齡徒以
明人應試妄攻古文吳澄歸有光僞造尙書二十九篇古經十
六卷之文徧檢漢志無之又陰如閻氏若璩疏證之作聞桐鄉

錢甲漳浦蔡甲謾語激而右枚反以鄭之四十六卷當泰書一
卷則爲枚學者終不識數且謂杜林東漢初人後漢書列之東
漢末諸儒之後明別之爲非孔學會不覽漢書亦列安國於西
漢末諸儒之後以非博士業然則後漢書列杜林於諸儒後正
明其爲孔學且桓榮賈逵杜林鄭馬皆自有傳故附見之儒林
傳末毛於此學而不思書詞書字適以發枚覆所引篇目盡背
於古枚文之罪在塞絕孔書而自晉以來朝典文章半出枚義
則此二十五篇爲考訂詞頭之用亦儒者不可少之書是毛書
不爲無俚雖然枚文固宋以來言精言微言心性者之資糧也
而朱子獨以爲疑嗚呼卓矣

附錄

先生性孝友少時侍父獻句容縣訓導署中飲食必先嘗味不

正者不敢進居鄉言動不苟誘掖後進疊疊忘倦所得脩脯盡
濟親友之急祁文端嘗以經師人表稱之史傳

張石州詣先生頗多請益先生賞之曰慧不難慧而能虛虛而
能入爲難因與訂交癸巳存稟
張穆序

先生嘗與句容王喬年同撰陰律疑時稱爲窮理盡性之書又
存稿有積精篇纏纏萬餘言爲先生極用意之作石州謂非後
學所能遽解也爲汰去之同上

程春海曰理初負絕人之資篤好讀書自識字積髮素寢饋凡
四五十年其善於始也能入其眇於終也能出出入之際無精
心卓識果力則徇博而支徇斷而歧宋後逮有明豈乏博見彊
識則絢虛車絀實用恆若斯也惟識足以徹千古之蘊辨足以
息萬喙之爭富足以會古今之通明足以察真僞之溷然後縱

橫勃宰底於是乃已加以受性方直僞書誣古必辨魏晉儒改
故訓蔑先儒必力辨邪醜正否嫉賢必覷縷辨年過六十而聰
彊審密不憊癸巳類稟
程恩澤序

又曰理初察古人門徑端趨向於其悮則塞也寢饋經史旁通
諸子百家九流於其僞則剷也不寧惟是唐宋淆漢易判魏晉
淆漢難判淄澠旣合易牙能分之書缺有閒箋注脫僞徵之諸
子百家九流有時而窮則援及釋典道藏秕糠塵垢尙堪陶鑄
矧其精者啟我質我不猶愈求野乎然非受性精敏一覽便記
又烏能宏通博辨差擇眇詮若是癸巳類稟程
恩澤識語

王菽原曰理初愛素好古澹泊寡營不詭遇以求合其蒐討之
勤識議之博上下古今縱橫馳騁分鑣並驅悉講求於根柢之

學癸巳類稟
王藻序

理初家學

俞先生正禧

俞正禧字鼎初理初弟文學齊名道光丁酉舉人湛深經術尤熟史事背誦皆上口儕輩有忘書叩之應如響下筆千言初若不經意文成有經生才人百思不到者教學者爲文章以言有物言有序爲的有薊林堂文二卷平生多義行玩世不飾威重然處大事決大疑守正不踰蓋儒而俠者也卒年七十二

參安
徽通

志小傳 程鴻詔
撰俞薊林先生傳

理初弟子

程先生鴻詔

程鴻詔字伯敷黟縣人少孤師事理初及汪南士爲文務閎麗雖精博不逮其師而文采過之寄籍順天再中副榜選雞澤縣

訓導道光己酉中式舉人母喪歸咸豐五年賊據黟城先生倡團練山中助官軍戰守義聲著聞曾文正駐軍祁門聘入幕府以功薦擢至山東補用道仍留幕中從勦捻匪文正調任直隸先生始辭歸李文忠招入幕從至四川查辦教案文忠欲薦爲川東道辭不就歸安徽總纂通志同治十三年卒著有夏小正集說四卷論語異義四卷有恆心齋文集十一卷外集三卷駢文六卷詩七卷詞二卷曲一卷脞錄一卷筆記二卷先德記二

卷參朱師
轍撰傳

夏小正集說敘

敘曰太史公曰孔子正夏時學者多傳夏小正時大戴未出小正已傳於世其在大戴記者漢劉熙注亡北周盧辯注闕單行本始見隋志又廣記稱晉郭璞注亦不傳其傳者宋關澮傳崧

卿本耳儀禮通解通鑑前編而外經傳注疏子史雜說並多徵引此經足資考訂我朝治小正者四十餘家曲阜孔檢討臨海洪拔貢爲最詳武進劉禮部爲近古夫故訓少則疏證孤而論說旣多折衷愈難改字讀經異文溢出穿鑿立義曲說鮮通其淺者望文解字深焉者以公羊學說夏禮又古麻大要天度四分無歲差無南極皆蓋天術經傳諸緯諸子史記太初麻以前皆蓋天周髀是其算法渾天本非古人所知且夏麻用顓頊法與堯麻用黃帝法不同況以渾天九執西法上注夏書不合明矣蒙自束髮受書博觀注本審問於通人覃思明辨心知其意然後條理眾說歸於一是至言天則就夏時法衡夏時象以小正說小正不執渾難蓋兼涉中西後人術工非小正意也正文壹依宋本有誤具注不輒改字諸所引用悉載撰人已意所說

亦就正於有道其諸異義著於釋文星周一紀集說略具然王道之精授時之愜槩乎其未之聞也

文集

衛武公論答司馬遷孔穎達

衛武公篡立有諸曰此史誣也史記衛世家云釐侯卒太子餘立爲君餘弟和有寵於釐侯多予之賂和以其賂賂士以攻餘於墓上餘入釐侯羨自殺衛人因葬之釐侯旁諡曰共伯而立和爲衛侯是爲武公司馬貞謂太史公採他說而爲此索隱說是也今案左傳正義引世本頃伯生僖侯僖侯生武公世本不言共伯者僖公卒武公繼體當立共伯早卒故不言也詩序柏舟共姜自誓也衛世子共伯蚤死其妻共姜守義淇澳美武公之德也共伯蚤死明其年幼曰世子明未立爲君曰美武公之

德與國語合鄭箋共伯僖侯之世子明著世子無異說也共伯之善終武公之非篡賴有此序耳知早死非弑者左傳云莊公娶於陳曰厲嬀生孝伯早死凡言早死者皆在年幼未立也必知共伯之早死者詩云髡彼兩髦毛傳髦者髮至眉子事父母之飾箋云兩髦之人謂共伯也禮世子昧爽而朝亦笄總拂髦玉藻云親歿不髦若如史記共伯既立爲君則早已不髦矣共姜能守義又著兩髦之語讀之知其年幼足以解後世大惑誠可貴也是說也呂祖謙氏知之矣而孔穎達云釐侯已葬未成君故言世子共諡伯字未成君故不稱爵早死者不得爲君不必年幼武公篡立五十五年卒則卽位在四十一二以上共伯是其兄則又長矣其妻蓋少猶可以嫁又云武公篡國得爲美者美其逆取順守德流於民孔穎達之見遠不如小司馬矣春

秋書子卒公羊說君存稱世子君薨稱子某既葬稱子卽位稱爵左氏說未葬在喪稱子曲禮說諸侯在凶服曰適子孤皆不於卽位後稱世子何得云未成君故言世子詩明云兩髦何得云不必年幼古人男雖長於女豈有弟年四十以上其兄妻猶少者乎何得云蓋少本未立故稱諡稱字何得云未成君故不稱爵果使逆取有何可美何得云美其逆取順守且亦非序意也國語武公箴傲於國曰必交誠我果使篡立不可誠乎孔穎達亦知既葬不稱世子又爲之說曰此詩便文說事非史策屬辭之例亦知既葬不髦又爲之說曰追本父母在之飾不能闕邪說乃就誤史以迷正經耶

孔子生卒年月日論

經窮而傳傳窮而史史窮而注故信注不如信史信史不如信

傳與經孔子之生也不惟見於賈逵服虔氏之注而見於公羊氏穀梁氏之傳其卒也不惟載於司馬遷之史左邱明之傳而載於弟子所續之經傳之言曰襄公二十有一年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庚子孔子生續經者曰哀公十有六年夏四月己丑孔子卒然則襄公二十一年己酉下距哀公十六年壬戌凡七十四年聖人生卒年月日章章如是也生年之誤者自史記誤爲襄公二十二年庚戌始而杜預左傳注司馬光甲子論語集注朱子序說蘇轍古史編年羅泌路史通鑑續編夏洪基孔子年譜皆從之生月之誤者自今本公羊傳誤增十有一月始而司馬遷司馬貞史記索隱朱子洪慶善闕里譜系程登庸年表辨正皆從之司馬貞言史用秦法故以周正十一月誤屬明年貞能言二傳而以史年爲誤可謂豪傑之士然猶以爲十一月則攷之未審也羅泌夏洪基雖

知爲十月而以庚子爲二十七日則用庚戌年致誤洪慶善程登庸謂己酉十一月二十一日庚子年日雖不誤然十月庚辰朔十一月豈得有庚子其能從二傳者惟賈逵服虔宋濂江永氏耳然江氏用穀梁傳而疑公羊十一月不知古本無十有一月文也能用古本公羊者惟陸德明公羊音義而已卒日之誤者自杜預言四月有乙丑無己丑始杜之長麻推測臆造旣未可信用且乙己二文隸寫相近古文則絕不相蒙無由致誤孔叢子亦云昔我先君卒於哀公十六年四月己丑連叢雖不盡可信然己丑則與經傳史書合故愚以爲信注不如信史信史不如信經傳非他惟其是而已今有人曰日食必非聖人生年則尤迂謬日食而生何損聖德不日食而生豈卽聖人又有人推麻而自斷以庚戌建酉之月二十七日庚子爲確且謂二傳與麻

所傳孔子年七十三者不合夫執誤史以疑傳其智已出司馬貞下況執難憑之麻法以與傳抗哉經爲何人所續雖不可知然列之學官已久宜比鑿空之麻爲可憑與

葛弘論答韓非司馬遷

韓非子說儲載叔向讒葛弘僞爲葛書佯遺其書於周庭周以弘賣周遂誅弘此事甚非實史記封禪書云葛弘以方事周靈王諸侯莫朝周周力少弘乃明鬼神事設射狸首狸首者諸侯之不來者依物怪欲以致諸侯諸侯不從而晉人執殺葛弘今攷弘之死實因晉人然非晉人所執亦非依物怪左傳明言劉氏范氏世爲昏姻故周與范氏趙鞅以爲討周人殺葛弘國語亦云范中行之難葛弘與之晉人以爲討敬王二十八年殺葛弘不聞其依物怪也史記因左傳葛叔違天一語傳聞異詞夫

衛彪傒所謂違天指城成周一事已非篤論然不關射狸首且諸侯狸首爲節載在射義亦非起自葛弘弘死在敬王時亦非在靈王時也夫弘依古禮以招諸侯衛王室當時有違天之譏後世興依怪之誚可謂忠不見諒矣而王嘉又展轉傳會言周靈王起昆明臺弘招致神異容成子諫王乃疏弘周人以弘幸媚而殺之流血成石或言成碧則尤不可信葛弘知樂律又知人觀經傳所載弘語確是正人淮南汜論亦稱弘周室之執數者天地之氣日月之行風雨之變律麻之數無所不通史記天官書昔之傳天數者周室史佚葛弘禮樂記孔子與賓牟賈論樂亦云某聞諸葛弘然則弘實正人不當以幸媚相誣矣莊子外物篇葛弘死於蜀埋其血三年化爲碧司馬彪注弘忠而被放故其血不朽而化爲碧宋林慮莊子口義弘被放歸蜀剗腸

而死蜀人以匱藏其血三年化爲碧玉仙傳拾遺云周末殺萇弘於蜀其血碧色入地化爲碧玉數里路土皆青色今蜀有青泥坊卽弘死處攷莊子云萇弘拖腸淮南子云鉞裂又云車裂呂氏春秋藏其血三年化爲碧玉華陽國志云弘血變爲碧珠續漢書郡國志注雒陽縣東北邙山有弘冢皇覽云弘冢在洛陽東北邙山上史記集解同是弘死之說不一或云在洛陽或云蜀亦不同說儲乃歸獄於叔向無論叔向人品不至此春秋時事不如此但考弘死在魯哀公三年晉祁盈之亂殺楊食我在魯昭公二十八年時叔向久死矣下距弘死又二十三年此時更安能僞爲弘書耶推尋事蹟萇叔違天依怪幸媚皆誣羊舌讒言亦誣宋王應麟氏近張澍氏發其覆矣

論語孟子撰人攷

論語者漢書藝文志云當時弟子各有所記公羊疏義引論語讖云子夏等七十二人共撰仲尼微言論語釋文引鄭康成云仲弓子夏等所撰定邢昺疏引鄭云仲弓子游子夏等所撰定程子云論語之書成於有子曾子之門人故其書獨二子以子稱家語以爲孔蔑朱子集註引胡氏云里仁篇自吾道一貫至訥言敏行此十章疑皆曾子門人所記公治長篇多子貢之徒所記先進篇疑閔子門人所記憲問篇原憲所記又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程子以爲曾子所記孟子者史記以爲孟子自著韓愈以爲非自著朱子序說用史記而集註決汝漢爲記者之誤道性善爲記者撮其大意與序說不合朱子亦自謂集註爲非見於困學紀聞所引今以本書證之魯哀公季康子稱諡齊陳恆稱成子子貢謂孔子其死也哀曾子疾病是論語成

於孔子曾子既卒之後也萬章咸邱蒙於孟子前當自名依連得聞矣虞不敢請之例不當自稱吾既聞命矣此乃孟子自著故不細檢可以爲證

宋襄公使用鄫子辨

宋襄公泓之戰曰不重傷不禽二毛何以使邾文公用鄫子於次睢之社子魚諫而不聽乎曰左氏誣也不見於史記微子世家穀梁氏則曰用之者叩其鼻以衄社知非殺人而用祭矣及讀公羊傳僖公十四年季姬及鄫子遇于防使鄫子來朝非使來朝使來請已也十五年季姬歸于鄫十六年夏四月丙申鄫季姬卒十九年夏六月宋人曹人邾婁人盟于曹南鄫子會盟于邾婁己酉邾婁人執鄫子用之叩其鼻以血社何氏曰魯本許嫁季姬于邾婁季姬淫泆使鄫子請已而許之二國交忿襄

公爲此盟欲和解之既在會間反爲邾婁所欺執用鄫子恥辱加于宋矣然則用鄫子者邾人之罪非宋襄公也若爲宋所使則春秋誅首惡胡爲書邾人執乎二十一年公伐邾二十二年公伐邾取須句皆以鄫故也鄫子僖公之婿爲邾所欺故公爲報之魯襄公時鄫屬于魯世子與叔孫豹如晉魯鄫婚姻未替也伯姬卒公羊以爲字而未嫁者內女字人本不見經何氏謂魯本許季姬于邾婁今不可攷然公羊師說相承亦當可信左氏傳聞異詞誣宋襄公於春秋書法經文前後事蹟不相屬矣公羊昭公十一年楚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用之防也蓋以築防也何氏曰持其足以頭築防穀梁傳不與楚殺史記平侯立殺隱太子皆與叩鼻血社說異左傳記申無宇言五牲不相爲用仍子魚言六畜不相爲用義也

子路結纓異義

子路死事左傳史記皆同史記云方孔惺作亂子路在外聞之馳往門已閉有使者入城城門開子路隨而入造蕢賁蕢賁與孔惺登臺子路欲燔臺蕢賁懼乃下石乞壺繫攻子路擊斷子路之纓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結纓而死其事如此御覽三百三十六卷引論語隱義云衛蒯賁亂子路與師往有狐黯者在師曰子欲入耶曰然黯從城上麻繩鉤子路半城問曰爲師耶爲君耶曰在君爲君在師爲師黯因投之折其左股不死黯開城欲殺之子路目如明星光耀黯不能前謂曰畏子之目願覆之子路以衣袂覆目黯遂害之此事甚異推尋傳文子路已入城始末甚明不至有繩縋之事且隱義旣云子路與師何至棄師而一人上城又何至黯開城出師中竟無一士一卒與敵況

子路亦未嘗與師據左傳云子路入城門公孫敢門焉曰無爲入也季子曰是公孫也求利焉而逃其難由不然利其祿必救其患然則此時守門者乃公孫敢當是隱義因公孫敢狐黯音相轉注故傳聞異詞不然則是因壺繫而誤壺繫衛世家左傳並作孟繫御覽四百八十二作狐繫繫音於滅反與黯音正同壺狐音正相近是必因壺繫而誤掩袂之事則又因結纓而衍也

湯先生球

湯球字伯圻與理初同縣少耽經史從理初游傳其考據之學通麻算星緯恥以藝名嘗輯鄭康成逸書九種劉熙孟子注劉珍等東觀漢記皇甫謐帝王世紀譙周古史攷傳子伏侯古今注其讀史用力於晉書尤深廣蒐載籍補晉史之闕成書數種

同治六年舉孝廉方正光緒七年卒年七十八參史傳

理初交游

孫先生星衍

別爲淵如學案

祁先生寯藻

別見鶴皋學案

程先生恩澤

別爲春海學案

張先生穆

別爲月齋學案

汪先生文臺

汪文臺字南士與理初同縣相善學宗漢儒以論語邢疏疏略因取證古義博采子史箋傳依韓嬰詩傳例作論語外傳見阮文達十三經注疏校勘記謂有益於後學然成於眾手時有駁文別爲表識作校勘記識語寄示文達文達服其精博禮聘之又嘗纂輯七家後漢書淮南子校勘記及脞稿皆行於世道光

二十四年卒年四十九

參史傳

王先生喬年

王喬年字崧鶴句容人與理初少相善嘗同作陰律疑裁書滿屋朱墨爛然理初謂崧鶴之力居多精神周到可謂健者卒於嘉慶三年年二十四有頤正堂詩文一卷

參癸巳存稿頤正堂文序

成先生瓘

成瓘字翁園鄒平人著書十餘種畢生精力悉在窮園日記一書理初爲作序稱其讀書能爲深沈之思刺取經傳沈逸與王深寧例同而加詳備各有一冊於尙書功最深閭百詩說古文醇疵相半釐訂之證以古簡創獲甚多胡朏明禹貢錐指已正濟水在華不注山下大清河之誤又詳攷濟陽古崔氏城之水往東北者亦非古漯渠因以得水經注東朝陽城以下地陟又

攷泲水枯渠及考老黃河自齊河至德州得舊渠四符於史籍
遷移之蹟爲胡氏所未詳以周髀算經首章之言御三角本捷
也著書者務繁其文因設圖製說餉治算學者讀史輯紀表志
傳事涉鄒平者綴爲一篇得漢建初尺度以累黍法求之不合
與其弟禮西出巧思細累至百黍斷之爲一尺以數尺參錯其
寸校之自定一尺嘗於臨淄客舍乞得撮黍示理初至章邱又
擇得佳黍百粒寄示且以互求法通得古今權量之數弟琅字
樞園與兄齊名世稱鄒平二成著鉏經摭記十四卷初名禮經
釋例凡七卷復撮會證之辭爲禮俗存古錄後取舊作重爲疏
證始改今名蓋原擬通釋禮經後以類目紛繁乃專治服制一
門兼及縫紉織染追溯蠶桑之事自浴蠶以至成服傳引眾說
自下己見自序曰讀經之法當以百今證一古亦當以百古證

一今可以觀其指趣

參癸巳存稿窮園日記
山左先哲遺書提要

附錄

窮園日記分正續兩編各爲八卷正編一卷讀易偶筆二卷讀
尚書偶筆三卷讀詩偶筆四卷讀三傳偶筆五卷讀史偶筆六
七兩卷讀羣書偶筆八卷春暉載筆體例略同困學紀聞日知
錄諸書舉經史禮制天文地輿金石方言一一折衷正編已傳
印續編尙未出

山左先哲
遺書提要

凌先生塋

凌塋字仲訥烏程人十歲失後母愛走山西習醫卜轉徙恆忻
朔代閒道光辛卯應順天鄉試中式舉人性奇僻好異書與理
初友善林文忠公則徐嘗目之爲國士阮文達公元先生父座
主也先生就請業文達命治經始辨別禮宮室服食制度譌尙

書述周易翼學春秋理辨數十萬言長推步算術嘗於學春秋
之暇表其代嬗興廢又以歲星紀年及太歲超辰之法漢以後
失墜因爲之辨著王朝列國紀年一卷又著德興子論時政甚
具晚年選授金華教諭咸豐十年聞湖州警棄官歸明年寇至
其鄉脅先生降大罵死之年六十有七

參戴望撰墓
志銘 史傳

清儒學案卷一百三十七終

曾祖周勳與學有收養其教十歲而歸其父其母
之故我其代領其教又以其是親在及太遠思親之法
長樂所為之辨者于明列國紀年一卷又著其子
其晚年選授金華教諭咸豐十年閏州時其官明
其知醫先生羅大昌死之年六十有七

